

宋史

卷八

3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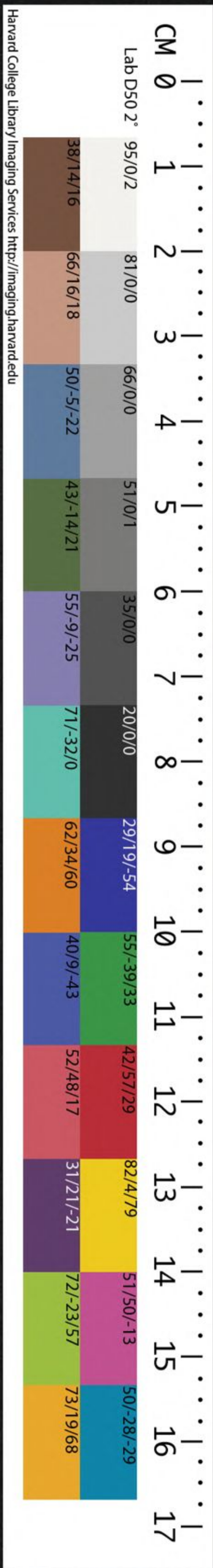
T 2455/17

世四
8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ChL 2455,17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卷一百四十一

明刑部員外郎仁

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臺諫一朱五之二

田錫 李昌齡

從子 絃緯

范正辭

子 諷

王濟

祖 卿

呂文仲

孫何 李及

趙積

陳從易

薛田

寇斌 李行簡

姜遵

陳琰

張錫

趙及 王臻

王沿

子 鼎

施昌言

田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幼聰悟好讀書屬文楊徽之宋白皆

厚遇之為之延譽聲稱翕然太平興國三年進士高等釋褐將

作監丞通判袁州遷著作郎京西北路運判六年拜左拾遺直

史館賜緡魚券錢五十萬性好並言既居諫職極陳時務大有

禪益言軍國要機者一。幽燕竊據兵所當興。雖稟宸謀。必資武
力。頃歲主師平太原。稽功賞者二載。願因郊禋之禮。議平戢之
功。駕馭戎臣。莫此為重。言朝廷大體者四。其一交州未下。老師
費財。縱使得之。如獲石田。自古聖人不務廣疆土。惟務廣德業。
聲教遠被。自當來賓。臣願務脩德以來遠。何必以葺爾蠻邦。上
勞震怒乎。其二諫官不聞廷爭。給舍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
殿陛。記言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
書籍。而無職官。祕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豈聖朝美事乎。臣
願擇才任人。使各司其局。其三海宇平寧。京師富庶。軍營馬監
靡不恢崇。佛寺道宮。悉皆輪奐。加又闢西苑。廣御池。顧尚書省
極其湫隘。郎曹無本局。尚書無廳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
貢院就武成王廟。豈太平制度耶。臣願別脩省寺。用列職官。其

四獄官。枷杻鉗鎖。尺寸斤兩。並載刑書。未聞以鐵為枷者。况隆
平之時。於法所無。去之可矣。疏奏優詔褒賜。有謂宜少晦以遠
讒忌。荅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為一賞奪。那時
趙普。盧多遜。令有司受羣臣章奏。必先白。然後聞。又令於閣門
署狀。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錫以為失。至公之體。普引咎謝。
多遜不悅。六年罷為河北運副。復上邊要四事。一謂動靜之機。
不可妄舉。夫動為用兵。靜謂持重。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奸。應
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北鄙釋騷。皆以
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矜捷捕小勝。賈怨結仇。與戎致寇。職此
之由。願申飭將帥。慎固封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俘獲蕃口。無
而還之。務使河朔之民。得務農業。亭障之地。可積軍儲。然後待
其亂而取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降。力省功倍。誠要舉也。二

謂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夫國家務大體。求至治。則安。舍近謀勞。遠務。則危。為君有常道。為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情。是求至治也。若漢武伐單于。唐宗討遼東。是舍近謀遠也。沙漠窮荒。得之無用。因上所欲。不敢盡言。言而見聽。未必蒙福。一有不從。方且虞禍。惡在其務大體而求至治乎。三謂利害相生。變易不定。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益。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可退而進。則違利。可速而緩。則利必失。可緩而速。則害必至。可誅而赦。則奸宄生。心可赦而誅。則忠勇解體。可賞而罰。則害勤勞之功。可罰而賞。則利僭踰之輩。誠不可以不審也。四謂取舍無惑。思慮必精。夫孟賁之氣。疑不如童子之一得。倘若差之毫釐。以千里自國家。陶燕以來。連兵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心不日不憂。願陛下精思慮。喪

取舍。無使曠日持久。窮兵極武。昔奏上。甚嘉之。七年。改右補闕。復上章論事。徙知相與睦州。吳越舊醜。禮教錫為。建孔廟。請給諸生經籍。自是人知向學。會文明殿災。極言時政。上納焉。轉起居舍人。還判登聞鼓院。兼知制誥。尋加兵部員外郎。端拱二年。京畿旱。上章陰陽失和。調燮倒置。上復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帝及宰相皆不悅。出知陳州。坐稽留殺。人獄。責授海州團練副使。徙單州。召為工部員外郎。復論時政。闕失。俄詔直集賢院。真宗遷吏部郎中。使秦隴。還。連上章言陝西數十州。苦于蠶夏之役。生民重困。上為戚然。命同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司。賜金紫。與魏廷式聯職。以議論不協。出知秦州。彗星見。召見便殿。諭以不半歲。即召咸平三年。宋白應詔舉賢良方正。屢召對。願帝以皇王之道治天下。舊時御覽無益治道。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一
臣每讀書思以所得上補聖聰請鈔略四部別爲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之暇日覽一卷經歲而畢真以消埃之微上裨天地之德俾功業與堯舜比崇而生靈亦躋仁壽之域矣上善其言詔史館以羣書借之又見唐黃門侍郎趙弘智爲高宗講孝經舉其要切者盡之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憲宗采史漢二國以來經濟要說并前代君臣事迹書于屏間臣每覽經史子集因取其要語列爲十卷輒用進獻題之御屏寘之座右日夕觀省則聖德日新與湯武比隆矣時京東西淮南水災遣使振恤貧民平決獄訟錫言朝廷檢勘災傷乃是虛名施行賑貸亦非實事點募拳勇云均本城尋卽押赴京師今次診之餘盜賊若起適足以貽悍肝之憂而已帝爲動容五年再掌銀臺覽天下奏章及詔敕不使者悉條奏其事上對宰相稱

錫得諍臣之體卽日命兼侍御史知雜事凡遇進見容色必莊目之曰此吾汲黯也俄擢右諫議大夫史館脩撰連上八疏皆直言時政得失六年冬病卒年六十四遺表勸上以慈儉守位以清淨化人居安思危在治思亂上覽之惻然謂李沆曰用錫直臣朝廷少有關失方在思慮其章奏已至若此諫官不可多得天何奪之速乎嗟惜久之特贈工部侍郎錄其二子並爲大理評事給俸終喪爲人動必以禮言必以法賢不肖咸憚服之耿介寡合未嘗趨權貴之門居公庭危坐終日無懈容慕魏徵李絳爲人以盡規獻替爲已任立朝以來章疏五十有二以爲諫臣任職之常言苟獲從幸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賈直耶悉命焚之然性凝執治郡無稱所著有咸平集五十卷
冊曰宋室封章實自錫始言皆可用不爲徒矢鄭與趙公

誠可儷美。天假之年尚猶未止。嗚呼若人何幸逢此。
李昌齡字天錫。宋州楚丘人。曾祖確。膠水令。祖譚。邯鄲令。父運。
太常卿。昌齡登進士。除大理評事。通判銀合二州。歷將作監丞。
右贊善大夫。特獻金明池詩百韻。太宗嘉之。擢右拾遺補闕。直
史館。賜緋。俄出知滁州。內艱。起爲淮南運使。轉戶部員外郎。知
廣州。淳化二年。代還。言廣州每歲商舶至。官盡增價買之。良苦。
相雜。自今擇其良者。如價給之。苦者恣令轉貨。勿禁詔從之。賜
金紫。擢禮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會初置審刑院於禁中。命掌之。
凡獄具先申本院。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又下審刑中覆。裁決
以付中書。月餘。權判吏部流內銓。授右諫議大夫。充戶部并度
支使。拜御史中丞。詔條奏臺中合行故事。以問庶獄。皆親臨。詢
問不專。委所司糾。李繼隆受命河朔征討。不赴臺。辭遣吏追。

罰俸。劾陝西轉運鄭文寶。生事邊境。築城沙磧。輕變禁法。坐貶。
至道二年。拜參知政事。入謝。論以中書政本。當進用善良。博詢
衆議。以正道臨之。卽怨謗無由生矣。後居位頗異。悞無所建明。
真宗加戶部侍郎。坐結交王繼恩。貶忠武軍節度行軍司馬。咸
平二年起爲殿中少監。求面陳邊事。機宜不報。王均亂。命知梓
州。改河陽。外艱。起復。奉朝請。以風恙。領光州小郡。就改光祿卿。
卒。年七十二。錄子虞。卿試將作監簿。兄昌圖。國子博士。弟晉卿。
祕書丞。從子絃。字仲綱。廣東提刑。克明之子。及第。試校書郎。
歷知歙。於潛。刻縣。治有惠愛。呂夷簡薦。改著作。佐鄧綦。齊舉爲
御史臺推直官。拜監察御史。奏罷召成都樂工許朝天等。遷殿
中侍御史。辨皇城司卒誣賈人爲契丹間諜。抵罪。皇城使王遵
度降官。俄判開拆司。奏文德殿布政朝會之所。每因災異。輒聚

緇黃禴禳讚咀何以示中外改鹽鐵判官歷梓州陝西河北三路轉運使遷侍御史知雜事言西北久通好士習安佚不知戰陣之法宜擇良將練精卒去冗惰實倉廩豐財用為守禦計權

流內銓三司度支副使使契丹還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遷刑部郎中同知通進銀臺司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卒秘方介有吏材篤於交游與劉顏為友顏死移任子恩官其子弟

諱起家三班借職杜衍薦為閣門祇候鎮戎軍瓦亭砦都監積勞至河北緣邊安撫副使韓琦薦知保州改雄州治兵頗嚴不事野傳遷西上閣門使卒贈天章閣待制

范正辭字直道齊州人獲

多謙之子治三傳登第調安陽簿開寶中列入等遷國子監丞知戎州改著作佐郎代還治滎州通次運使稱其能轉

善大夫就知淄州太宗征河東

新部長山吏張秀督民

及期一郡畏服改殿中丞通判

二州遷國子博士中

劉保勳奏充臺直官選知饒州訟

滯初至剖決皆盡

停職會料兵送京師有王興者

備行以刃故傷其足斬之曲

繁盛人心未動與敢扇搖苟失控馭則臣無待罪之地矣上批

其言特遷膳部員外郎充江

饒民甘結捕繫十四人引問察皆非實真盜密知之皆遁去正

歸改倉部員外時置折中倉令商人先輸米豆酬以茶鹽命監

之改判刑部考功歷戶部鹽鐵二判官通判定揚杭三州真宗

遷膳部郎中召判三司勾院咸平二年為河東轉運使兼侍御

又知雜事正辭言知梓州李昌齡知壽州董儼運使王德裔楊

臺諫宋二

緘皆貪墨著聞願罷其政舉吳奮等五人堪任大郡復令奮等
各舉縣令從之尋以年老求監兗州商稅卒年七十五子識諷
並進士諷字補之初蔭將作監簿獻東封賦遷奉禮郎又獻
所為文名試入等出知平陰會河決水去田失阡陌民訟不能
決諷分別疆畔著為券民不復爭性辨數激昂喜為聲名操持
在已吏不敢欺務存視貧弱至豪猾大家峻法治之遷大理評
事通判淄州歲旱蝗甚民以菽可藝而無種諷為行縣貸發廩
菽比秋皆輸還母老改鄆州值李廸被譴留為治裝祖行詔塞
決河差民貧富入芻槌賴以無困徙知廣濟軍水至悉縱從於
官者使護其家仍奏除其租累遷太常博士以疾監舒州靈仙
觀結內侍張懷德得薦于太后召還言曹利用驕悍將不可制
貶之拜右司諫言玉清昭應災乃天之告戒宜罷脩建置獄時

召百官轉對救近臣閱視諷奏非陛下親覽則誰肯言其可
改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使契丹還擢太常卿待制
審刑院出知青州再遷戶部郎中山東饑勸宰相王曾家發
濟民請遣使安撫入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請益漕江淮
米自河陽河陰東下以賑貧困疏論錢惟演仁宗不聽諷自納
告身帝不得已罷出惟演夜中被旨鞠問王文吉告陳堯佐謀
反詰且得其証狀奏之復劾宰相張士遜樞密楊崇勳上章懿
皇后諡日中不赴俱罷偶因侍帝語及郭后無子諷言大義當
廢陰合帝旨遷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李廸右諷令班狄斐
上諷盛氣凌斐時諭非之尋以疾免改翰林侍讀學士管勾祥
源會靈二觀轉給事中出知兗州以常譏切大臣多不職復與
執政議事不合罷籍奏諷結納尚美人父繼斌曲為左藏庫監

吳守則奏課遷官又給言貧假輸木銀器及市齊州官田虧平
 估言多不實呂夷簡當諷詭激特貶武昌軍行軍司馬歲中徙
 保信軍居舒州母喪服除改將作少監知淮陽軍遷光祿卿知
 陝西道改潞州卒諷性曠達排闥圖進不可名檢所與游石延
 年劉潛之徒喜豪放居喪飲酒不循禮法後生多效慕號東州
 逸黨顏大初作詩刺之姜潛又贈書以疏其過子寬之終刑部
 郎中知濠州

王濟字巨川先真定人祖鄉有詞辨居趙王銘幕府見銘政衰
 懼禍避地深州之饒湯因家焉父恕登後唐童子科開寶中知
 秀州盜起城陷被殺將并害濟號慟得免攜父骨逃匿尋謁軍
 帥朱乙陳討賊之策嘉其有謀遣以京帛假驛置以遣母先卒
 於岳陽權窆佛舍併護而歸深州刺史也念金鎖一見器之乃以

上聞太祖召見言其年少且俾就學雍熙中自陳死事之孤得
 試學士院補龍溪縣簿會輸箭羽主者責鶴翎諭民取鵝翎代
 之有豪占陂塘乘旱悉導之分溉民田運使王嗣宗檄開汀州
 銀冶訟逮繫數百得其情止坐數人再調胙城尉因嗣宗薦累
 遷光祿大理二丞為刑部詳覆官出通判鎮州牧守多勲舊武
 臣倨貴陵下未嘗撓屈戍卒恣暴不法都校孫進使酒無賴且
 擒且治一軍畏肅就遷太子中舍詔書獎勞名判登聞鼓院拜
 監察御史疏陳統天下之術節民物之道大者有十擇左右別
 賢愚正名器去冗食加俸祿謹政教選良將分兵戍脩民事開
 仕進其言切於時詞多不載咸平初分預刪定刑統舊條持仗
 行劫不論賊有無悉抵死總領張齊賢議貸不得財者濟是爭
 數四人以為刻改鹽鐵判官車駕巡大名調丁夫脩河馳往經

度還奏以為勞民省十之六七時方憂河決濟語齊賢此係陰陽災沴宰相苟能為國家致太平河必不決臣可力保上為動容又問疆事獻備邊十五策上以其操持不回命權判大理寺與審刑王欽若不相得會福津等上言欽若等至憂飲杖帝官致死論以大辟欽若奏其故入坐等言欽若等起為御史通判河南景德初徙知河中有詔緣邊等處船舫稽緩者論以軍法濟謂可惜且動搖民心密奏寢之上嘉歎遣使褒諭未幾召拜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素與內臣裴愈有隙及是坐事力為辨理三年判司農寺太史奏周伯星見乘間上言唐太宗以豐年為上瑞臣願陛下日慎一日居安慮危則天下幸甚又與劉綜改定茶法忤用事丁謂等以刑部郎中出知杭州上面加慰諭許密言朝政闕失至則潛復西湖刻白居易舊記西湖之

側民頗利之睦州有狂僧突入州廨出妖言與運使陳堯佐掄斬之上嘉其能斷祥符三年徙知洪州兼江南西路安撫使歲旱民饑躬督官吏為糜給之錄饑民為州兵生活甚衆卒年五十九遺奏進賢退諛罷土木不急之費平生頗涉經史好讀左氏性剛直無所畏避金鎖託以後事為撫其孤授真祿仕子孝榮國子博士

呂文仲字子臧新安人南唐錄事參軍裕子登進士補臨川尉遷大理評事掌宗室書奏歸朝授太祝遷少府監丞預脩御覽廣記文苑英華改著作佐郎太宗每御便殿觀古碑刻或文選文仲皆預嘗令讀江海賦獲賜資充翰林侍讀與書學葛湍同直御書院上暇日從容問以書史雍熙初副王著使高麗還改左正言巡撫福建未幾賜金紫加左諫議大夫淳化中轉關西

巡撫使劾內品方保吉。保吉專幹權，酷威制郡縣，民疲吏擾，變易舊法。太宗怒，亟召保吉將罪之。反為所誣，罷職。既而上明其無辜，起直祕閣，兼侍讀。召於崇政殿讀上草書經史，故實數十軸，模列于右。遷起居舍人，兵部員外郎，同判吏部銓。知審官院，進銀臺封駁司。咸平三年，拜工部郎中，充翰林侍讀學士。集太宗歌詩三十卷，詔書嘉獎。又知審刑院。六年，授御史中丞。景德中，命鞠曹州趙諫獄內，出交遊七十餘人，皆士大夫。悉令窮治，囚請對言。逮捕者衆，慮動外郡，觀聽上曰：卿執憲當嫉惡如讐，豈公行黨庇耶？文仲頓首曰：中司之職，非徒繩糾愆違，亦當顧國大體，縱使窮治，悉得好狀，以陛下慈仁，必不盡戮，不過廢棄而已。今但籍其名，置於冗散，及舉選之日，擯斥之，未為晚也。上從其言。歷工部侍郎，復兼侍讀，充集賢院學士。卒。錄其

子永奉禮郎，為人富詞學，器韻淹雅，久居禁近，頗周密，兢慎，高麗遠俗，悅其善於應對，清淨無所求。後有使者詢其出處，有集

十卷

孫何字漢公，蔡州汝陽人。祖鎰，以講授為業。唐末，秦宗權據州，強以賓佐稱疾，不應。父庸字鼎臣，周顯德中，獻贊聖策九篇，引唐貞觀所行事，以魏徵自况，得對言武不可黷，歛不可厚，奢不可放，欲不可極。世宗奇其言，試補開封兵曹。建隆初，為河南簿。太平興國六年，少卿劉章薦其材，改左贊善大夫。歷殿中丞，知龍州，而卒。三子俱登進士。何十歲識音韻，十五能屬文，篤學嗜古，為文必本經義，在貢籍中，甚有聲。與丁謂齊名，時號孫丁王禹偁，雅重之。嘗作兩晉名臣贊，宋詩二十篇，春秋意尊儒教儀，學於時，初授將作監丞，通判陳州，入直史館，賜緋，遷祕書丞。京

西運副歷右正言右司諫真宗初獻三議一請擇儒臣有方略者統兵二請世祿之家肄業大學與雋之士州郡推薦而禁投賣自媒者三請復制舉四請行鄉飲酒禮五請以能授官勿以寒慶例遷此覽而善之咸平二年獻疏六卿分職邦家大柄若周之會府漢之尚書立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郎中員外判其曹主事令史承其事四海九州截然不紊唐之盛時亦不聞別分利惟初建使額及玄宗侈心既而調發益廣租賦不允於是蕭管楊劉宇文融之徒始開利孔以構禍階至乎元元故盡廢有司之職用救目前之患元元其是也元家三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業在元時也宜將三部使額還之戶部慎擇尚書一人專掌鹽鐵領以金部郎中員外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戶部分

以本曹郎中員外仍命左右司郎中員外總知帳目分勾稽職守有常規矩既定則進無搖克之慮退有詳練之名周官唐武可以復矣是冬從幸大名詔訪邊事又疏陛下嗣位以來以漢祖之大度兼蕭王之赤心分闢仗鉞者固當以身先士卒為心賊遺君父為恥而列城相望堅壁自全手握強兵坐違成算遂使腥羶得計蛇豕肆行此殆將帥或未得人邊奏或有壅闕隣境不相救援糗糧須俟轉輸之所致也今欲去此四者一乞擇將帥於文武之內參用謀臣二乞防壅闕凡奏邊防陛見延壽三乞合救援督以軍令聽其便宜四乞備糗糧輕齎疾驅角競趨捷今大駕既駐鄴下敵終不敢萌心南牧所慮荐食東北無備之城不可不慎上覽而嘉之俄權戶部判官出為京東運副又獻疏請擇州縣守宰省三司冗員遴選法官增秩益俸未

幾徙兩浙運副加起居舍人景德初判太常禮院知制誥賜金紫掌三班院被疾遣醫診視是冬卒年四十四上聞憫惜錄子言爲大理評事平生樂名教勤接士類後進之有詞藝者必爲稱揚然性卞急不能容物在浙右專務峻刻州郡病焉性好學著駁史通十餘篇有集四十卷 弟傑字鄰幾少勤學有名解褐舒州團練推官舉賢良方正策入四等擢光祿丞直集賢院俄知浚儀縣景德初拜太子中允開封推官賜緋使遼爲國母生辰使改本府判官遷右正言知制誥賜金紫同知審官院出知未與軍爲人純厚長者臨政頗寬嘗詔戒飭祥符元年加比部員外郎代還知審刑院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權知開封改河中進給事中卒年四十九錄子大理評事和爲衛尉寺丞生平性端慤中立無競篤於儒學士大夫推其履尚有集五

十卷弟佑至殿中丞

李及字幼幾范陽人徙鄭州左拾遺單子登進士調昇州觀察推官寇準薦其才擢大理丞知興化軍以殿中丞通判曹州奸民趙諫素無賴持郡短長所爲不道及條上其罪斬於都市擢知隴州會初置提點刑獄與陳綱同使河北及陝西還判三司磨勘司出知鳳翔徙延州除三司戶部副使爲淮南轉運使轉太常少卿知秦州有禁卒白晝劫金銀於市吏執以聞及方觀書召詰實亟命斬之觀書如故將士驚服改左司郎中樞密直學士遷右諫議大夫勾當三班院尋拜工部侍郎歷知杭鄆二州應天河南二府召爲御史中丞卒年七十特贈禮部尚書謚恭惠及性謹厚清介所治簡嚴喜慰薦下吏而樂道人之善未嘗有一妄舉惡杭風俗輕靡輟罷宴游一日冒雪出郊獨造孤

山林遁之廬清談至暮而歸居官數年未嘗市吳中一物比去
惟售白樂天集在河南與提刑杜衍間會供具甚薄他日中貴
至亦無加品衍歎其清德

趙積字表微單父人徙宣城爲人誠質寬厚少好學同鄉太府
卿田霖有風鑒妻以女登進士調平定軍判官台州推官改大
理寺丞知崑山通判楚州遷殿中丞知通州召還同判宗正寺
樞密直學士李濬薦爲監察御史遷侍御史判登聞鼓院開封
判官徙開拆憑由司祀汾陰爲留守推官遷兵部員外郎益州
路轉運使真宗諭以蜀遠數亂朕欲聞其利害卿至悉條上之
既至數言事至一日章數上行部津江縣捕劫盜不得反逮平
民積爲竟其冤悉縱之召爲工部郎中歷侍御史知雜事同判
刑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與王曾同白知開封慎從吉子鈞

銳受賄事連錢惟演皆坐罷免改三司鹽鐵副使擢右諫議大
夫集賢院學士知益州坐度支市蜀錦六千疋不及數以爲不
達民情喜自尊大降知同州徙鳳翔京兆二府三遷工部侍郎
復糾察刑獄加樞密直學士知并州代還遷刑吏二部侍郎天
聖八年擢樞密副使積本結劉美家婢致位政府希望中書會
太后崩罷爲尚書左丞知河中府俄拜禮部尚書乞骸加太子
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僖賢

陳從易字簡夫晉江人登進士歷嵐州團練彭州軍事推官王
均反彭人欲殺都監以應從易斬其首謀各餘黨曉以禍福衆
皆懾服益厲將士脩城列械賊聞有備不敢入境安撫王欽若
以狀聞召爲著作佐郎大理寺詳斷官遷太常博士出知邵武
軍預脩冊府元龜改監察御史真宗宴近臣崇和殿召預賦詩

稱旨遷侍御史改刑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虔州會大饑有持杖
盜民穀者請滅死論天禧中坐妄竄太清樓書字降工部員外
以父老求鄉郡寇準惡其疎已除知吉州改福州父喪服除糾
察在京刑獄出爲湖南轉運使徙知荆南擢太常少卿直昭文
館知廣州以清德聞入爲左司郎中知制誥兼史館脩撰與楊
大雅相厚善皆好古篤行博聞強記自景德後文士靡靡相尚
一時學者向之二人獨守不變適朝廷矯文章之弊並進二人
以風天下累遷左諫議大夫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欽若最
善之數日不見輒忽忽不懌及廢居南京人方畏丁謂獨從易
往見後準貶道州亦以故相事之然以微直少容喜別自是非
多屈折人或以尤之卒後所著泉山集二十卷中書制誥五卷
西清奏議三卷

薛田字希稷河東人少師种放與魏野友善登進士起家丹州
推官李允正辟爲延州從事向敏中薦其材改著作佐郎知中
江縣居父喪會祀汾陰制置陳堯叟奏起通判陝州還拜監察
御史母憂又值祀太清宮丁謂起通判亳州遷殿中侍御史權
三司度支判官改侍御史益州路轉運副使民間以鐵錢重私
爲券以便交易謂之交子富家專其事數致爭訟因請置交子
務以權其出入後寇瑊用其議蜀人便之就除陝西轉運使進
直昭文館知河南復入爲度支副使使契丹還擢龍圖閣待制
知天雄軍未幾改知開封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還爲左司郎
中知審刑院羗人內寇遷右諫議大夫知延州以疾卒爲人性
和厚初以幹敏數爲大臣所稱後屢更任使所治無赫赫名
寇瑊字次公汝州臨汝人母夢神人授珠吞之而娠生而眉目

秀美父早喪鞠於祖母王氏擢進士授蓬州軍事推官設方略擒李順餘黨謝才盛等送京師徙開封推官時施州蠻叛移權領州事戍兵舊仰他郡轉運甚艱至則請募人入粟償之以鹽軍民兩便之又招諭高州刺史田彥伊子承寶入朝爲官族未幾復擒溪南叛蠻首領戮之以白芳子弟數百築柵守險就除大理寺丞遷殿中丞通判河南坐解送諸料失實降監晉州稅起爲太常博士通判并州改監察御史會祀汾陰王嗣宗辟權永興通判專領祠事遷殿中侍御史爲梓州路轉運使晏州多剛縣酋斗望劫瀘州燒清井監殺官吏城趨富順監命部兵多張旗幟趨戎州取公私舟載糧甲合兩路兵至江安誘溪藍順等州刺史及八姓烏蠻首領使斷賊徑給鹽及酒食針梳衣服等付以大榜約大軍至揭榜以別逆順真宗遣崇班王懷信議

政計招輯之宜減奏若不討除則戎瀘資榮諸彝競起爲患發陝西兵益以白芳子弟合六千三百人緣清井監轉鬪凡十陣破之因籍軍之勇悍者千人分五都以隸禁軍爲寧遠指揮使守清井監更建砦柵濬三壕以環之名爲侍御史三司鹽鐵判官出爲河北運使天禧中河決澶淵往視役隄墊數里衆皆奔潰城獨留自若須臾水去衆頗異之遷工部郎中三司度支副使以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益州仁宗遷給事中丁謂敗徙鄧州又坐失舉降少府監知金州復官徙滑州總領脩河平日擢樞密直學士知秦州名權三司使時議茶法帝訪利害瑛以河北兵食皆仰給商旅若官盡其利則商旅不行邊民困於餽運茶法豈可數更帝然之權尹開封許以妻封邑回授祖母朝臣得回封自瑛始太后怒戚里毆妻至死別其傷居限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一
外事在赦前免之。瑛頗疎財通音律知術數獨附丁謂恒不自
得以至于亡。

李行簡字易從馮翊人家貧刻志於學每至夜分寒暑不易聚
木葉學書筆法迥勁與里人楊士元同學又同登進士起家隴
州司理叅軍彭州軍事推官陵州富民陳元美父死繼母詐爲
父書逐出之累訴不得直劾正其獄改著作郎再遷大常博士
知坊州王嗣宗薦爲監察御史王旦數稱其才遷侍御史陝西
旱蝗命往安撫發倉粟救乏絕又蠲耀州積年逋租還擢龍圖
閣待制帝數臨幸命講周易間訪以大臣各道所長無怨昵人
服其長者歷刑部郎中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乾興初改給
事中以足疾請外知河中徙虢州卒。

姜遵字從式淄州長山人及第爲蓬萊尉就辟登州司理叅軍

轉開封府右軍巡判官辨出抵死疑獄遷太常博士王曾薦爲
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開封府判官與知吉州高惠連有隙
發其贓事按驗無狀降通判延州復入爲侍御史判戶部勾院
利州路饑以爲體量安撫使遷知邢州仁宗卽位徙滑州爲京
東轉運使徙京西未幾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歷三司
副使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爲人長於吏事治尚嚴猛所誅殘
甚衆太后詔營浮屠毀漢唐碑碣代磚甃旣成得名用天聖六
年拜爲樞密副使遷給事中卒贈吏部侍郎

陳琰字伯玉澶州臨河人登進士歷溧陽樂城縣簿太常博士
值曹利用壻盧士倫爲運使聽獄不以直訟者不已付琰評決
直之御史韓億以聞奏爲監察御史丁父喪哀毀墳木連理憂
除遷殿中侍御史天聖五年郊恩與張錫特疏下謂因緣險佞

竊據公台賄賂包苴盈於私室威權請謁行彼公朝引巫師妖術厭魅宮闈易神寢龍岡冀消玉氣今禋柴展禮渙汗推恩勢必潛輸琛貨私結要權假息遐荒冀移善地夫亂常肆逆將而必誅陰懷姦惡有殺無赦李德裕止因朋黨不獲再還盧多遜曲事王藩卒無牽復帝深然之改三司度支判官遷侍御史歷京西河東河北運副三司戶部度支鹽鐵副使汴倉納糧綱槩量不實操舟者坐亡失所載杖背徒役琰始奏選官監視謂之定計斗面積遷至工部郎中卒

張錫字貺之先京兆人曾祖山甫從唐僖宗入蜀蜀平徙家漢陽錫登甲科由校書郎知南昌以循良稱遷著作郎知新州初建學校教人習進士舉始知勤學轉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遷能吏治畿縣復知東明始至下令吾所治者三強恃力資恃富刑

恃曠者吾所先也一時豪勢者屈善弱者伸縣以大治李及薦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人以其貌柔和而心剛正號真御史俄權三司鹽鐵判官出為京湖北路轉運使歷兵部員外郎判度支鹽鐵勾院為京東轉運淄青齊濮鄆諸州人冒耕河壩地數起爭訟命籍其地歲收租絹二十餘萬訟者始息改河北轉運江淮制置發運使名兼侍御史知雜事判大理寺權知諫院安撫利夔路歷度支鹽鐵副使喪母起復擢天章閣待制知河中累遷右司郎中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滑州入為右諫議大夫知審官院進翰林侍讀學士判太常國子卒贈工部侍郎錫為人淳重清約勤於為善雖貴奉養如初讀書老而彌篤自經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初舉廣文館考官任隨擢為第一及隨死無子屢賜其家

趙及字希之良鄉人父的事契丹為蔚州靈丘令雍熙中王師北征乃歸授偃師令因家焉及登進士為磁州軍事推官徙廣信軍判官改著作佐郎知魏縣徙九隴以母老監葉縣稅歷黃河御河推綱通判青州大名累遷宗正丞屯田員外郎薦為殿中侍御史劾正夏守恩獄內侍岑守中用賄撓法之罪遷侍御史論夏守贊經略西鄙無功不可復樞府疏罷郭承祐團練使未幾請外知懷與徐州還為三司戶部判官遷兵部員外郎京東轉運按察使劾知萊州張周物貪暴貶嶺外兼侍御史知雜事數論時政權判吏部流內銓缺至卽勝之吏不得匿以為市自此相沿為例遷戶部副使以疾改刑部郎中直昭文館知衛州召為鹽鐵副使請知汝州徙河中拜天章閣待制右司郎中祀明堂遷右諫議大夫還判大理寺出知徐州疾甚勾留司

御史臺卒及和厚謙退內行尤篤所治有聲民吏愛之

王臻字及之潁州汝陰人好學能文辭曾致堯稱為奇士登進士任大理評事歷知舒城會昌二縣通判徐定二州東封遷殿中丞丞知兗州為監察御史以佐營景靈宮太極觀有勞遷殿中侍御史擢淮南轉運副使召為三司度支判官與發運司議濬淮南漕渠廢堰以為無益獨召伯堰謝安為之人思其功以比名伯不可廢也當以異議降知睦州道復官徙福州閩俗喜格鬪不勝輒食野葛以誣鬪者臻為辨察誣不得逞又數以火相驚捕訛言者杖之民俗一變仁宗卽位遷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歷三司戶部度支副使擢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諜知奸人偽充皇城司刺事卒以嚇良民取賕黥竄三十餘人都下肅然累遷工部郎中右諫議大夫擢御史中丞建言三司開封諸曹叅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一
軍及赤縣丞尉率用貴游子弟驕惰不習事請易以孤寒登第
更任書考無過者爲之又言在京百司吏人入官請如長定格
歸司三年皆可其奏爲人性剛嚴善決事所至綽有風跡未幾
卒

王沿字聖源館陶人第進士試校書郎歷知彭城新昌宗城三
縣改相州觀察推官張知白薦其才擢著作佐郎入爲審刑院
詳議官遷太常博士嘗論漢唐之初兵革纔定未暇治邊固故
屈意講和及我力有餘而外侮不止則以兵治之孝武之於外
域太宗之於突厥頡利是也宋興七十年而契丹數侵類皆屈
已與盟豈久安之策夫善禦敵者必思所以務農實邊之計河
北爲天下根本民俗儉嗇勤苦古號豐實今其地十三爲契丹
所有餘出征賦者七分而牧監芻地占民田數千百頃是雖有

其七其實賦四分而已以四分之力給十萬防秋之師生民安
得不困且牧監養馬徒耗芻豢未嘗獲用請擇壯者配軍衰者
徙之河南孳息者養之民間罷諸坳牧以其地爲屯田發役卒
刑徒耕之歲可獲穀數十萬斛又言漳水一石其泥數斗古以
爲利今以爲害者繫乎用與不用爾願募民復十二渠渠復則
水分水分則無奔決之患以之灌溉可使數郡瘠鹵之田變爲
膏腴如是則民富十倍而帑廩有餘以此馭敵何求不可哉詔
河北轉運規度判洛州王軫言漳河岸高水下未易疏導又其
流濁不可溉田沿方遷監察御史上書駁軫語在河渠志嘗劾
知開封陳堯咨判官張宗晦嗜酒惰事天聖五年安撫關陝減
諸縣秋稅十二三還爲開封推官差體量河朔饑民所至發官
廩以賑就除轉運副使上言本朝制兵理刑未幾於古請教河

北強壯以代就糧禁卒之闕罷招廂軍以其冗者隸屯田行之數年禁卒當漸銷滅而強壯悉為精兵矣頃多以救處罪多重於律如以絹估罪者救以緡代之坐髡欬而役者救黥竄以為卒比諸州謫卒太多衣食不足誠願削深文用正律以春秋法斷事庶無冤濫被詔鞫曹汭獄多傳致之遷殿中侍御史親喪服除改工部員外郎知邢州為河北轉運使始奏罷二牧監以地賦民導相衙邢趙水下天平景祐諸渠溉田數萬頃因詣闕奏事上所著春秋集十五卷授直昭文館歷三司戶部鹽鐵副使遷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俄因朝餉減戍卒就食內地者數萬密院李諡以為不可降知滑州徙成德軍建學校行鄉飲酒禮遷刑部郎中河東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時元昊數寇建議徙豐州不報已而果陷進樞密

直學士涇原路經略安撫招討使改涇州觀察使坐葛懷敏敗降天章閣待制未幾徙知成德軍終河中府有文集二十卷唐志二十一卷子鼎字鼎臣登進士累遷太常博士王堯臣薦勾當三司公事數上書論時政擢提點江東刑獄與轉運楊紘判官王綽號為三虎降知深州有告州卒與其徒謀以元日殺軍校劫庫兵應王則反者捕首謀十八人一郡帖然大饑人相食鼎經營賑救徙建州提點河北刑獄召為開封鹽鐵二判官累遷司封員外郎淮南兩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俄以為使鼎精于吏職事無大小必出於已凡調發綱吏悉度漕路遠近定先後為成法均節勞逸吏不能為重輕入為三司鹽鐵副使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徙河東卒鼎為人廉直不欺當官明敏不可撓以私事繼母教孤姪慈孝交至自奉儉

約與弟豫皆有材氣豫爲人不事羈檢亦好上書言事仁宗以爲孟浪鼎所言多可用後爲大理寺丞知伊闕縣有異政棄官浮游江湖殖貨自給以卒

施昌言字正臣通州靜海人進士高第授將作監丞通判滁州遷屯田員外郎知太平上政論三十篇入爲殿中侍御史開封判官撫淮南還以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遷三司度支副使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有言濱棣等六州河淺可涉宜爲城守以待契丹詔與宦官楊懷敏往視言六州地方千里又河數移徙城之甚難而無利况契丹未渝盟乃先自因步便或又請麟府立十二砦以拓境詔復與明鎬張元度可否昌言獨以爲麟府在河外於國家無毫髮入而至今觀守者徒以畏威國虛名耳今不當又事無利之砦以重困財力就除知興

在州所爲不法降知華州歷滄州河陽移河北都轉運使議塞商胡決河累與留守賈昌朝爭論徙江淮發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徙延州召還會塞塔河以爲都大脩河制置使辭弗許加樞密直學士知澶州以便役事河復決奪一官知滑州改杭州加龍圖閣學士以老求罷改越州卒

弘簡錄卷一百四十二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臺諫 宋五之三

魯宗道子有開

孔道輔祖宜父勗子宗翰

孫祖德 郭勸

段少連 楊偕

蔣堂從子奇 鞠詠

劉隨

曹脩古弟

滕宗諒劉鉞

方偕

何鄴

孫抃

呂景初 馬遵

吳中復從孫擇仁

高若訥

沈邈

魯宗道字貫之亳州燕人少孤鞠于外家自奮讀書以文謁或綸器之登進士為定遠尉調海鹽令縣東南舊有港導海水至邑下歲久湮塞發鄉丁疏治之人稱其利號魯公浦改歙州軍

事判官遷祕書丞陳堯叟辟通判河陽天禧元年真宗詔兩省
置諫官六員不兼他職考所言爲殿最首擢宗道與劉曄爲右
正言凡諫章由閣門進宗道請面論事而上奏通進司遂爲故
事嘗言守宰去民近今除一州補一縣無以區別能否故天下
親民者黷貨害政十常二三欲裕民而美化不可得矣漢宣帝
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今縱未暇親見宜令大臣延之
中書詢考以言察其應對設之以事觀其施爲才不肖皆得進
退之任吏部者一皆放此庶得良守宰以宣助聖化帝嘉納之
自此凡有風聞多所論列久之帝意頗厭其煩宗道因對自訟
曰陛下用臣豈徒欲事納諫之名耶臣竊恥尸祿請得罷去帝
撫諭良久尋除戶部員外郎仁宗升儲歷左右論德直龍圖閣
嘗微行酒肆甲就飲偶帝亟召使者及門入宗道方至使者先

入約曰卽上怪公來遲何以爲對曰第以實言之使者曰倘得
罪奈何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大罪也真宗果問使者具
以所言對帝詰之謝曰有故人來臣家貧什物不具故就酒家
飲帝更以爲忠實可大用嘗以語太后至后臨朝遂大用遷戶
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判吏部流內銓久患銓格煩密
多所釐正又知吏所以爲奸狀悉揭科條廡下人以為便雷允
恭擅易山陵詔往按視還拜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章獻太后
臨朝問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
默然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問輔臣衆不敢對宗道抗言若
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輦先帝
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嬪人之道也太后遽命輦後乘輿時執政
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宗道曰館以育天下英才豈執袴子弟得

以恩澤處邪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於帝前折之自
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爲魚頭叅政因其姓且骨鯁如魚頭也
再遷禮部侍郎充祥源觀使凡在政府七年務抑僥倖不以名
器私人疾劇帝臨問賜白金卒年六十四皇太后臨奠之贈兵
部尚書宗道性剛正疾惡少容遇事敢言不爲小謹太常議謚
剛簡復改肅簡議者以肅不若剛爲得其實 子有開字元翰
好禮學通左氏春秋蔭知韋城縣曹濮劇盜橫行聞其名不敢
入境改知確山興廢陂溉民田數千頃有大姓把持吏長鉅者
開治其最甚遂以無事蔡守富弼薦爲有古循吏風擢知金州
天方大旱適蠱獄數十人當死有開謂畜蠱者未必謀于衆
之果誣白而遂雨移知南康軍嘗對言王安石新法初行未見
其患當在異日言緩而切安石惡其立異左遷杭州通判俄

獨州水災貸民常平錢粟悉蠲其息徙冀州增隄浚防豫備不
虞或謂未嘗有患不聽卒成之明年河決棗得無害民遮諱功
狀名爲繕部郎中元祐中歷知信陽軍洛潁二州復守冀官至
中大夫卒

冊曰父爲直臣子爲循吏一門之中有光盛治

孔道輔字原魯初名廷魯夫子四十五代孫祖宜乾德中詣闕
上書述其家世詔爲曲阜主簿歷黃州軍事推官遷司農寺丞
掌星子鎮市征建言其地當江湖之會商賈所集請立以爲縣
從之就命知縣事後徙知南康軍代還獻文賦數十篇太宗覽
而嘉之遷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父勗進士及第爲太平推
官有治行遷殿中丞通判廣州以清潔聞被召之日蕃酋爭持
寶貨來獻皆慰遣之真宗東封躬詣孔子祠問宰相孔氏今孰

有名欽若以勗對即召爲太常博士知曲阜縣擢御史臺推直
官累遷祕書監分司南京管勾祖廟久之以工部侍郎致仕卒
年八十九道輔幼端重登進士爲寧州軍事推官與州將數爭
事時尚祥瑞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郡以爲神州將率官屬
往拜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大驚其後
莫不歎服遷大理寺丞知仙源縣主孔子祠事子孫有放縱者
一繩以法上言廟制卑陋請加脩崇詔可遷太常博士仁宗時
太后名爲左正言廷奏曹利用羅崇勳竊弄威柄宜早斥去以
清朝廷立對移刻未有旨道輔立不動太后問其奏乃退未幾
直史館判理欠憑由司奉使契丹道除右司諫龍圖閣待制契
丹宴使者有優人像其祖以爲戲道輔艱然徑出主客者邀之
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荅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

俳優之徒慢侮先聖而不之禁其過在北朝道輔何謝契丹君
臣默然又酌以大卮謂曰天方寒飲此可致和氣辭曰不和國
無害既還言者以爲生事上惡質其故對曰平時宋使至輒爲
所侮若不與較恐益慢中國帝然之歷判吏部流內銓糾察在
京刑獄坐糾事不當出知青州還遷兵部員外郎復出知許州
明道二年召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會郭后廢率臺諫係
祖德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廢黜願
賜對盡所言帝使內侍傳諭同至中書令宰相呂夷簡告以皇
后當廢之狀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
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
復曰人臣當導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耶夷簡不荅
卽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乃出道輔知泰州餘坐罰贖歷

徐亮二州後三年復原職道輔性鯁直再執朝憲遇事彈劾益無所避風采肅然會有獻詩百篇請授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卽以命之在朝皆知前坐出非上本意然權貴益忌之初道輔與其父儼里中郭贊舊宅居之有言於帝以爲家近太廟出入傳呼非所以安神靈詔令他徙集賢校理張宗古言漢內史府在太廟墀垣中國朝亦有官私第舍在廟垣下似不須避帝出宗古通判萊州道輔歎曰儼人之言入矣會受詔鞠馮士元獄事連參政程琳帝有不悅意宰相張士遜素惡琳并疾道輔不附已將逐之語道輔曰上願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見上爲辨之道輔入對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怒責以朋黨大臣出知鄆州已而知爲士遜所賣頗憤惋時寒上道行至阜城發病卒天下莫不以直道許之皇祐三年上

因王素入對語及道輔慨然思其忠特贈工部侍郎子宗翰字周翰登進士知仙源縣爲治有條理遇族人有恩義不以私故黜法王珪司馬光薦之由通判陵州爲夔峽轉運判官提點京東刑獄知虔州城濱章貢兩江歲爲水齧宗翰大伐石爲址治鐵錮之屹然牢固詔書褒美歷陝揚洪堯四州皆以治聞哲宗初上書闕下時應詔以千數獨宗翰與王鞏爲司馬光所獎名爲司農少卿遷鴻臚卿言國朝崇禮先聖賜子孫世襲公爵然皆兼領他官雖有奉祀之名實違守廟之義請自今應襲封者終身居鄉不改詔從之更衍聖爲奉聖公不領他職給廟學田萬畝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誨其子弟進刑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徐州卒

問曰直道而行世傳家法當此帝后同臻累洽呂相挾私

張宰負諾九原千載此寧彼作

孫祖德字延仲濰州北海人父航為監察御史擢淮南轉運使

祖德進士及第調濠州推官校勘館閣書籍時校勘不為常改職滿歲而去

大理寺丞知榆次縣上書言刑法重輕以屯田員外郎通判西

京留守司方冬苦寒詔罷內外工作錢惟演督修天津橋格詔

不下祖德白罷其役入為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上章請太后

還政后崩擢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知諫院久之遷天章閣

待制宦官閻文應獻計三司判官許中以藥化鐵成銅可鑄錢

以裨國用祖德固爭曰國朝法禁偽銅而官自為之是教民欺

也出知兗徐蔡州并永興軍徙鳳翔置鄉兵以禦寇改龍圖閣

直學士知梓州累遷右諫議大夫知河中歷陳許潞鄆亳州應

天府以疾得頴州除吏部侍郎致仕卒在官率少清約有論事

七卷子珪江東轉運使

郭勸字仲褒鄆州須城人祖寧萊陽令勸登進士授寧化軍判

官累官太常博士通判密州遷屯田員外郎梓州路轉運判官

母老固辭復為博士通判萊州州民霍亮為仇人誣罪死吏受

賂傅致勸為辨理得免擢殿中侍御史歷言知應天宋綬有辭

學知荆南杜衍清直不宜處外錢惟演弟惟濟不宜營遷留後

胡則罷三司不宜仍擢工部侍郎請收名綬衍而罷惟濟兵權

追則除命勸坐謫監維州稅遷祠部員外郎知萊州月餘復為

侍御史判三司鹽鐵勾院會議納陳氏女為后極言家正而後

天下治當自后妃始郭后未聞有大故陳氏未聞有世閹疏入

得寢改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言致仕所以待賢

者命馬季良乃負罪貶黜之人請求致仕乞追還諾救發運使

臺諫宋三

劉承德獻輪扇浴器以媚上請付外毀之以戒邪佞不報爲趙元昊官告使餽遺悉拒不受還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判流內銓遷工部郎中度支副使天章閣待制出知延州元昊將山遇幸其族來歸勸與鈐幣李涪議奏郤之是冬元昊反議者歸罪於勸不當絕其使落待制移知齊淄磁三州元昊益侵邊關陝擾攘復降兵部員外母憂起復知鳳翔尋復待制名權戶部副使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滑州再遷兵部郎中徙滄州又徙成德軍盜起甘陵徙鄆州韓琦言勸所遣將張忠劉遵平賊功皆第一特詔獎諭未幾召爲翰林侍讀學士復判流內銓改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遷給事中請贈其祖爲祠部員外衛士有陰謀刃衣篋中人禁門皇城司楊景宗不以聞請先治景宗罪祀明堂將加恩中外就齋次率御史極論復爲侍讀學士同知

銀臺司性廉儉居無長物嘗稱顏魯公語生得五品服任子爲齋郎足矣及再爲侍從語諸子曰自起諸生今年七十可以歸矣章三上不得謝賜銀使市田宅後三年卒子源明治平中爲太常博士命補呂誨等闕爲監察御史襄行不受請還誨等後以職方員外郎知單州卒

段少連字希逸開封人生時母夢鳳集于庭及長美姿表倜儻有識度舉服勤詞學科試校書郎知崇陽縣能繼張詠風迹權杭州觀察判官預校道經改著作佐郎歷祕書丞知蒙城名山金華三縣入爲審刑院詳議官辟張士遜江寧通判還爲御史臺推直官遷太常博士以論劉從德濫恩謫監漣水軍酒稅未幾通判天雄軍太后崩召爲殿中侍御史會孔道輔等爭廢后事伏閣少連疏言陛下親政以來進用直臣開闢言路天下無

不歡欣鼓舞竊以伏閣上疏自古有之如唐陽城王仲舒崔元
亮前史皆爲美談今道輔等所言陛下審以爲阿黨乎爲忠亮
乎若果以大故黜后則當上告宗廟傳示天下何必特示涵容
置之別館爲后爲妃安所取信矧今創艾之餘必能痛自脩省
誠願詔復位號杜絕非問待之如初則天地以正陰陽以和人
神共懽豈不美哉不報未幾除開封判官歷刑部員外郎直集
賢院三司度支判官出爲兩浙并淮南運副兼發運司事所至
自閣簿書擿其違理者按之部屬有過許令自新吏亦不敢欺
秀州有無罪人死僞爲罪款少連一覽輒得人驚以爲神改兵
部員外郎徙陝西劾奏駙馬柴宗慶縱恣下皆服罪入兼侍御
史知雜事河東地震奉使安撫還爲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
歷州元昊反范仲淹薦以堪任將帥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涇州

改渭州卒爲人通敏有才每遇訟者事無大小一言處決咸當
寸理不爲權勢所屈仁宗歎惜之

楊偕字次公唐僕射於陵六世孫父守慶仕廣南劉氏歸朝爲
坊州司馬因家中部偕少從種放學登進士授坊州軍事推官
知汧源再調漢州軍事判官數上書論時政又上所著文論改
永興軍節度推官論陝西邊事遷著作佐郎審刑院詳議官至
太常博士宋綬薦爲監察御史改殿中侍御史屢以言罰金貶
監舒州稅陞祠部員外郎知光州改侍御史兼知雜事俄判吏
部流內銓徙三司度支副使天章閣待制河北轉運使按知定
州夏守恩犯賊流嶺南母憂起復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河中元
昊反夏竦請增置土兵易戍兵歸衛京師偕言關中財用方困
復增土兵徒耗國用今賊勢方盛雖增土兵亦未能減戍兵第

竦懼敗事欲以兵少爲解爾徒陝州議立陝西五保偕亦以爲
擾民而止轉河東部轉運使時大選三路民兵偕復議方今兵
不爲少徒多而不練故其勢易敗其立論多類此進樞密直學
士知并州奏出師臨陣紀律爲上今詔選強壯萬人策應麟府
所發皆農卒慮在路逃逸及臨陣退縮請嚴立軍法從之前帥
優遇中官監軍者并人畏其橫偕至一繩以法命率所部兵從
副總管赴河外或有捧檄訴者叱曰據法違命當斬衆驚怖汗
下自此軍政肅然元昊掠河北詔脩寧遠砦偕以爲無泉可守
請建新麟州於嵐州白塔地建砦屯兵具陳遷有五利不遷有
三害帝以咸平中麟州嘗經寇兵攻圍不可守語輔臣論偕速
脩寧遠以援麟州明年改左司郎中本路經略安撫招討使賜
錢五十萬偕復列上六事亦不從罷知邢州徙滄州求而論兵

事召還入對論八陣圖及進神楯劈陣刀其法外環以車內此
以楯帝命以步卒五百如其法布陣于庭善之乃下諸路其後
王吉果用以勝元昊於兔毛川久之遷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
院適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偕以連年耗費宜權許之諫官王素
等劾其助賊不臣之請出知越州道改杭州上太平可致十象
圖還判太常并司農寺改右諫議大夫以工部侍郎致仕卒遺
奏兵論一篇贈兵部侍郎偕性剛而朴敢爲大言數論天下事
議者頗以爲迂與人寡合喜古今兵法有兵書十五卷文集十
卷子忱慥皆有雋才蚤卒

蔣堂字希魯宜興人好學工文辭擢第爲楚州團練推官遷大
理寺丞知臨川發富人李甲不法事置死歷判眉許吉楚州以
太常博士知泗州召爲監察御史再遷待御史判三司度支勾

院出爲江南東路轉運使徙淮南歲薦部吏三百人或謂其太多堂曰願十得二三亦足報國矣坐失按蘄州王蒙正降知越州奏復豪右所侵鑑湖之地徙蘇州入判刑部徙戶部勾院歷度支鹽鐵副使安撫梓夔路擢天章閣待制江淮制置發運使先是運使上計造大舟數十載江湖物入遺權貴堂曰吾豈爲此歲入自可附驛奏也前後五年未嘗一至京師就除河東都轉運使未行知洪州改應天累遷左司郎中知杭州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慶曆初詔天下建學因廣文翁石室爲宮選屬官以教諸生士人翕然稱之在任節遊宴減廚傳尚寬縱頗變楊日嚴之政或以爲私官效徙河中府以禮部侍郎致仕卒贈吏部侍郎堂清修純飭遇事毅然不屈貧而樂施延舉晚進至老不倦嘗作詩有吳門集二十卷從子之奇字穎叔初蔭入官

舉進士又中春秋三傳至太常博士盛言歐陽脩濮議之善擢監察御史神宗轉殿中侍御史上謹始五事進忠賢退姦邪納諫諍遠近習聞女謁帝皆納之復懼不爲衆論所容以閤昧事劾脩事下中書問狀無實貶監道州酒稅改宣州新法行爲福建運判時諸道免役推行失平之奇爲約僦庸費隨算錢高下均取之民以爲便遷淮東運副歲惡民流之奇募脩水利用工百萬溉田九千頃活民八萬餘歷江西河北陝西所至節損賦入以給公私用度比去遺錢粟皆支二年擢江淮荆浙發運副使元豐六年漕粟至北京歲溢六百二十萬石賜三品服請鑿龜山左射至洪澤爲新河以避淮險自是無覆溺之患詔增三秩直龍圖閣升爲使凡六年其所經度皆爲定準元祐初進天章閣待制知潭州改集賢殿脩撰知廣州擒妖人岑深加寶文

閣待制建十賢堂祀前守吳隱之宋璟盧奐李勉以下徙河北
都轉運使知瀛州入爲戶部侍郎未幾復知熙河夏人請畫封
境之奇揣其非誠心務嚴守備謹烽堠常若敵至終任不敢犯
紹聖中嘗陳紹述復官職召爲中書舍人知開封進龍圖閣直
學士兼侍讀元符末坐鄒浩累責守汝州徙慶州徽宗拜翰林
學士同知樞密院明年知院事遣將討沅州蠻卽其地建徽靖
二州崇寧初除觀文殿學士知杭州論棄河湟事奪職降中大
夫以疾罷祠歸卒年七十四凡爲部使者十二六典會府皆以
治辦稱且孜孜薦進人物若處士陳烈孝子徐積每行部必造
之特以脩故爲清議所薄

鞠詠字詠之開封人父勵膳部員外至廣南轉運使早卒詠方
十歲好學自立登進士試校書郎知錢塘改著作郎知山陰除

太常博士召爲監察御史錢惟演自毫來朝圖入相詠言其險
險若遂相之必失天下望太后遣內侍持奏以示猶顧望不行
詠語諫官劉隨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壞之惟演聞之始亟去時
大安殿柱生芝帝召羣臣就觀詠言皇上新卽位河決未塞霖
雨害稼宜思所以應天變臣願陛下以延進忠良退斥邪佞爲
寶以訓勸兵農豐積倉廩爲瑞草木之怪何足尚哉詠嫉王欽
若河附數睨其短欽若心思之至是復相會詠兼左巡使坐失
糾率府率崇俊入朝失儀出通判信州又坐鞫陳絳獄失實徙
邵州欽若死中丞王臻奏還轉殿中侍御史曹利用貶所薦擢
多領兵守邊朝議欲罷去之詠請一切毋治河北京師旱饑請
出太倉米十萬石以賑改三司鹽鐵判官至副使天聖六年夏
大星晝隕有聲如雷詠條上五事因言少保晁迥雖老致仕有

器識宜蒙訪對必有裨補三司使胡則言詠有黨性貪巧不可
任利權轉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判吏部流內銓八
年置天章閣待制命詠爲之判登聞檢院故相張士遜入覲黃
得再用詠奏與利用相親共事援引爲相憑寵肆威無所救正
願陛下割東宮舊恩伸朝廷公義士遜乃赴鎮晚年多病嘗著
道釋雜言數十篇別構淨室以居自號深寧子卒
劉隨字仲豫開封考城人及第爲永康軍判官西南夸市馬苦
吏誅索隨爲按治彝人德隨以父呼之屬縣令受賂鬻獄轉運
李士衡屬隨爲之地隨不從士衡奏隨苛刻罷歸彝人聞之數
百奔訴事聞改大理寺丞李溥贓敗事連權貴有司希旨不治
隨再疏劾之悉抵罪以晁迥薦通判益州人服其明見號水晶
燈籠呂夷簡復薦入爲太常博士改右正言數月坐較開封府

士失察降監濟州稅連徙通管二州還朝遷右司諫數言今之
所切在於納諫其餘守常安靜而已而頻年水旱咎在執事大
臣忿爭不和請察王欽若等所爭爲辨曲直又因星變言國家
本支蕃衍封策未行望擇賢者用唐故事增廣嗣王邵王之封
以慰祖考有詔選蜀中優人補教坊隨言此賤工不當辱詔命
又劾鍾離瑾不當納奇花怪石於禁中欽若不當塑像茅山列
於仙官官察其妄又言李維以詞臣求換武職非所以勵廉節
前後所論甚衆帝益明習天下事隨請太后歸政軍國常務專
稟帝旨又諫太后不宜數幸外家以此忤太后意請外改起居
郎出知濟州久之遷刑部員外郎入兼侍御史知雜事疏言比
者庶官僥倖請託或入對之際涕泗祈恩或績效甚微銜鬻要
賞亦有藩翰之臣位尊職重表章不遜請求靡厭按察之司燕

安觀望以容奸爲大體以舉職爲近名以巧詐爲賢以恬退爲拙貪殘者瀆于貨財老疾者不知止足請行申儆之法朝廷爲下詔戒飭中外未幾同判流內銓以長定格從事吏不得爲奸改三司鹽鐵副使使契丹有司劾其足疾奪一秩出知信州徙宜州再遷工部郎中知應天府召爲戶部副使天章閣待制卒生正臨事明銳敢行與孔道輔曹修古皆以清直聞帝憐其家貧賜錢六十萬

曹修古字述之建安人與弟修睦同舉進士有聲累遷祕書丞通判饒州宋綬薦其材擢監察御史首上四事行法令審故事惜材力辨忠邪辭甚切至次言唐貞觀詔令致仕官班本品見任上欲其知耻而勇退也比有年餘八十尚任班行心力旣衰官事何補請明詔九年七十以上許令自陳優遷官秩因著爲

令時上優禮言官修古奏內侍行馬不避立命答之又奏晏殊身任輔弼百條所法而以笏擊人折齒忿躁若此亡大臣體請付按察以伸公議又言司天苗舜臣等嘗言土宿留參太白晝見及詔日官考定希旨悅上以爲土宿雖留順不相犯太白雖見日未過午其言未足爲信臣恐自此人皆倣效媚悅取容以災爲福天變不告所損至大時宮中以翡翠羽爲服玩詔市之於南越修古言物命至重昔真宗禁採獠毛皆有故事乞命罷之又諫崇建塔廟議營金閣費皆不貲宜亟賜罷不報出知歙州改南劔復爲開封判官歷殿中侍御史刑部員外郎知雜事同判吏部流內銓與楊偕郭勸交論太后見子劉從德怙恩錄姻戚廝役幾至八十人馬季良錢暖緣遺奏超授清秩太后怒命削一官判杭州未行改知興化軍會赦復官卒修古直諫慷

引簡錄 卷一百四十二
三
慨有風節當太后臨朝時權倖用事人懷顧忌脩古獨遇事敢
言無所回撓家貧不能歸葬賓佐賙之以錢季女泣白其母曰
奈何以是累吾先人固拒不納太后崩帝思其忠特贈右諫議
大夫賜錢二十萬無子錄其壻劉勳試將作監簿 修睦亦廉
介自立累官都官員外郎知邵武軍杜衍薦爲侍御史改司封
員外出知壽州徙泉州坐失舉奪一官後知吉州上書請老分
司南京致仕卒

滕宗諒字子京河南人登進士爲泰州軍事推官范仲淹稱其
才召試學士院改大理寺丞知當塗邵武三縣遷殿中丞與祕
書丞劉鉞上疏本朝以火德王伏見掖庭遺燼延熾宮闈火失
其性由政失其本詔書亟下引咎滌瑕中外莫不感動然而詔
獄未釋鞠訊尚嚴恐違上天垂戒之意累兩宮好生之德祥符

中宮掖火先帝悉寘之法若防患以刑而止豈復有今日之虞
哉誠願脩政以禳之思患以防之凡逮繫者特從原免疏奏詔
罷推究復固請太后還政不報后崩擢嘗言還政者遷爲左正
言轉左司諫嘗言上體多疾山內寵所致陛下日居深宮流連
荒宴臨朝之際羸形倦色決事如不掛懷語切直降祠部員外
郎知信州又坐與范諷善降監池州酒久之通判江寧徙知湖
州元昊反除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涇州葛懷敏敗諸郡震
恐宗諒易戎服乘城招募勇敢諜知寇遠近及其形勢檄報旁
郡使爲捍衛會仲淹自環慶引蕃漢兵來援遇天陰晦人情憂
沮宗諒大設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州戰沒者祭於佛寺厚撫
其孥使各得所邊民稍安仲淹薦以自代擢天章閣待制徙慶
州御史梁堅追劾前費公錢十六萬遣中使檢視適仲淹參政

力救之降一官知虢州中丞王拱辰復論徙岳州轉蘇州卒爲
人頗尚氣倜儻自在好施與沒後家無餘財所蒞喜建學湖州
最盛學者傾江淮間有諫疏二十餘卷 劉鉞字子長大名
少孤貧有學行登進士知襄城固始二縣有能名先宗諒卒贈
右司諫官其一子賜錢十萬恤其家

方偕字齊古莆田人登進士爲溫州軍事推官歲饑詣提刑呂
夷簡請早募就廩遲則將聚爲盜凡籍爲軍者七千人徙汀州
判官權知建安縣境產茶每先社日所在令民鼓譟山旁以達
陽氣遷著作佐郎歷福清資陽二縣轉屯田員外郎爲御史臺
推直官澧州有逃卒傭民家誣告其民事摩駝神歲殺十二人
以祭逮獄已久偕令疏所殺主名皆亡狀事白坐逃卒以死龐
籍薦爲御史裏行遷侍御史南京鴻慶宮災引漢罷原廟故事

請勿復脩元昊寇塞門廊延副總 趙振逗撓不出當斬詔偕
往按還奏兵寡不敵出卽餌賊無益因得不死尋爲開封判官
江南安撫使奏罷三司歲出香綺下州郡配民者更鹽鐵判官
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大理寺改度支副使擢天
章閣待制江淮制置發運使出知杭州遷刑部郎中有能聲喜
飲酒以太常少卿分司西京遷光祿卿卒

何郊字聖從本陵州人徙成都第進士由太常博士爲監察御
史轉殿中侍御史論事無所避帝嘗問古有碎首諫者卿能之
乎對曰古者君不從諫則臣碎首今陛下受諫如流臣何敢掠
美而歸過君父帝欣納之因論王拱辰罷三司營求經筵乞正
其罪又論石介實死夏竦乃讒其詐楊懷敏衛卒致亂猶爲副
都知仁宗召郊諭曰懷敏實先覺宜寬假郊言不可卒出之竦

倡張貴妃之功諫官王贇陰爲妃地冀搖中宮言賊本起於后
問請究其事帝以語郟奏謂此奸人之謀乃止不究竦得罪出
知河南遷延不去乞留京師郟又奏佞人在君側爲善政累願
勿易前命竦始行時詔陳左右朋邪中外險詐久無所行郟請
閱實其是否不可以一臣詐而疑衆臣一士詐而疑衆士且擇
官者宰相之職今用一吏則疑其從私故細務或勞於親決分
闡者將帥之任今專一事則疑其異圖故多端而加之羈制博
訪者大臣之體今見一士而疑其請託彙征者仕進之常今出
一言而疑其朋黨君臣交疑而欲天下無否塞之患不可得矣
又言都知王守忠以脩祭器微勞遷景福殿使不宜先給留後
奉旣守忠移閣門欲以本品坐宴殿上郟極論祖宗舊制未有
內臣坐殿上者此弊一開所損不細守忠遂不敢赴適知雜御

史闕執政欲進其黨帝以郟不阿權勢越次用之遍歷三院皆
有直聲晚節頗回易因地震言君弱臣強以譏切韓琦又乞召
還王陶以迎合上意聲名損於先時因母老求歸加直龍圖閣
知漢州將行願上處張堯佐如李用和但富貴之而不假以權
倘罷堯佐則傷恩黜言者則累德均爲不可尋進集賢殿脩撰
知梓州擢天章閣待制遷判銀臺司治平中遷龍圖閣直學士
河東都轉運使劾故相梁適帥太原病不能事鈐轄蘇安靜怙
寵不法郟歷知永興河南老病猶乞進用神宗薄之詔提舉玉
局觀從臣外祠自此始以尚書右丞致仕卒年六十九

孫抃字夢得眉山人六世祖長孺喜藏書號書樓孫氏登第以
大理評事通判絳州台試學士院除太常丞直集賢院爲開封
推官判三司開拆司同脩起居注以右正言知制誥遷起居舍

人翰林侍讀兩學士史館脩撰累遷吏部郎中久處顯要泊如也皇祐中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篤厚寡言人以為長者韓絳論抃非紕繩才抃即手疏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許人為風采捷給若嗇夫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無乃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仁宗察其言趣視事在臺數敢言不為矯激都知王守忠領武寧軍節度抃奏罷之劉沆為濫成后護喪葬且議開建陵立廟抃言其非禮率官屬固爭不能得伏地不起帝為改容遣之又奏梁適在相位上不能平持權衡下不能篤訓子弟言官數論奏未聞報可恐無以慰物論陳執中妾榜殺婢有詔勿推抃復與官屬論列皆罷之改翰林學士承旨帝讀龜筮傳問古人動作必由此乎對曰古有大疑既決於已又詢於衆猶謂

不有天命於是命龜以斷吉凶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聖人貴誠不專人謀默與神契然後為得也帝善其對諫官陳升之上選用責任考課三法命與中丞張昇典之卒亦無所進退再遷禮部侍郎五年樞副程戡罷帝欲用舊人即以命抃歲中叅知政事年益耄無所可否韓縝彈之罷為觀文殿學士同羣牧制置使英宗進戶部侍郎以太子少傅就第卒贈太子太保諡文懿

呂景初字冲之開封酸棗人以蔭試校書郎登進士歷汝州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夏陽縣簽書河南府判官通判并州高若訥薦為殿中侍御史張貴妃薨有司希旨輟朝七日又勸立忌景初論罷之又疏言比年兵冗由招收太多大臣偷安避怨未加揀汰羸疾老怯徒費粟帛戰則先奔雖有勇者相牽以敗望詔

中書密院議罷招補而汰冗濫又言坐而論道宰臣之職乞從容以禮延問講談治道又與馬遵吳中復奏彈梁適與劉宗孟連姻而宗孟與冀州富人共商販下開封劾治不實皆坐謫景初判江寧徙知衡州復召還臺嘉祐初大雨水言陰盛陽微之誠商周之盛並建同姓兩漢皇子多封大國有唐宗室出為刺史國朝二宗相繼尹京咸欲本支強盛有磐石之安則奸雄不敢內窺而天下有所倚望矣願擇宗子之賢者內於宮中問安視膳以消奸萌外使尹京典郡為夾輔之勢時狄青為樞密使得士心景初數詣中書白請出之文彥博言青忠謹有素外言不足置意對曰青雖忠如衆心何大臣宜預為朝廷慮竟出青知陳州李仲昌六潔事敗內遣中人置獄景初意賈昌朝為之抗言事無根源不出政府恐陰邪用此以中傷善良乃議更遣

吳中復同訊遷右司諫安撫河北進戶部員外郎還奏比部郎鄭平占籍真定有田七百餘頃請均其徭役著限田令復兼侍御史知雜事尋判都水監改度支副使權吏部終天章閣待制知諫院

馬遵字仲塗樂平人以監察御史為江淮發運判官就遷殿中侍御史為副使入為言事御史論知宣州後復為右司諫以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吏部終直龍圖閣遵性樂易善議論其言事不為激訐故多見推行杜衍范仲淹皆稱道之

吳中復字仲庶興國州永興人父仲舉為南唐池陽令嘗殺曹彬招降使者城陷被執請死彬義而釋之中復進士及第知峨眉縣廢民淫祠居官廉代還不載一物擢通判潭州孫抃薦為監察御史中復謂初不相識抃曰昔人耻為呈身御史今豈有

識面臺官耶世為名言俄遷殿中侍御史梁適罷亦出通判虔州未至復還臺命往按六漯河內臣劉恢欲以動搖富弼密告所斷岡與國姓并上名同中復馳至較其名乃趙征材也亦無岡勢以故得止又彈罷劉沆改右司諫同知諫院遷知雜御史轉戶部副使以夫章閣待制歷知澤瀛二州移河東都轉運使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江寧府有巡轄官苛刻郵兵繫而鞭之中復以為漸不可長戮其首惡而流其餘仍奏著令歷知成德永興軍成都府錄韓琦疏語止青苗使者不肯先事擾民熙寧併省郡邑言永康控制威茂不可廢為縣卒從其議關內早上疏請賑時相坐以不實削一階提舉玉隆觀起知荆南又坐過用公使酒免卒年六十八性樂易簡約好周人急士大夫多稱之從孫擇仁字智夫蔭為雍丘主簿元祐中金水河堤壞選屬

庀役得詣朝堂白事宰相范純仁見而異之徽宗初畿內多盜以知大鹿縣始至今賊曰民窮為盜我以靜鎮之若亡命椎埋故犯一切加誅毋得貸羣盜聞之相戒不入境中貴譚積奴犯法按治亡所貸積患謗之徽宗遣戶部郎中宋喬年往鞠喬年矯仇吏也疾驅至慮囚擿隱別挾帑庾出入不能得其毫毛乃歸傳舍擇仁上謁迎笑曰本來察君罪顧乃得一奇士吾行薦君矣尋召詣闕時方有事青唐擢熙河路運判升直祕閣為副使從招討王厚領兵深入克蘭廓城柵加直龍圖閣集賢殿脩撰為京畿都轉運使鄭州城惡受命更築或讒雜以沙土反不如故帝怒密遣取塊土緘之而來令衛卒三投之堅緻如削鐵讒不能售拜戶部侍郎兼知開封故事三日一聽訟庭下列曹吏十輩呼云某人送獄某人當杖某人去而尹無所可否擇仁

視事日有竇鑑者以捕盜官諸司使服金帶徃故習來前擇仁
叱而械諸獄一府大驚賣珠人倚勢匿宦官楊戩第擇仁跡取
之投竄于遠畿中以事出為顯謨閣直學士知熙州徙永興軍
走馬承受藍從熙言其擅改茶法奪免再歲起為徽猷閣待制
領江淮發運使還直學士知滑州尋病提舉崇福宮起知青州
不克拜卒年六十六

高若訥字敏之榆次人徙衛州及第補彰德軍節度推官改著
作佐郎遷太常博士知商河縣故事職田牛種皆假於民若訥
以為擾寧損不耕楊偕薦為監察御史裏行遷主客員外郎殿
中侍御史改左司諫同管勾國子監遷起居舍人知諫院時范
仲淹以言事奪職余靖尹洙因論救仲淹坐貶歐陽脩移書責
以仲淹剛正兼通古今班行中無與為比今君為諫官日覩非

辜而不能辨猶覩面以見士大夫出入朝廷不復知人間有所
謂羞恥事耶今而後決知足下非君子矣若訥忿上其書修亦
坐貶若訥加直史館轉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論王蒙
正因緣戚里向徙郴州物議猶歉不可復予蔡州閤文應恣橫
不法不宜為入內都知二人皆徙罷又奏大慶殿國之路寢非
行禮不御非法服不坐豈可聚老釋為瀆慢二府留身得對纔
及數刻何以盡萬幾宜賜坐從容如唐延英故事俄擢天章閣
待制知永興軍轉河東都轉運使召還留判吏部流內銓兼侍
讀權判刑部尚書母憂許給實俸服除加龍圖閣直學士史館
修撰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是春大旱帝問所由奏以陰
陽不和責在宰相時賈昌朝吳育數爭事上前二人皆罷遂代
育為樞密副使奏河朔重兵所積王則小醜釋而不討且啓亂

皆及城破朝議欲貸張得一死若訥劾其臣賊遂棄市皇祐初拜工部侍郎參知政事三年為樞密使多抑內降覆奏不行都知王守忠欲得節度固執不可未幾以前驕毆路人至死御史奏罷為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復為尚書左丞同羣牧制置使判尚書都省卒贈左僕射謚文莊生平彊學善記該通秦漢以來諸史傳記尤喜申韓管子之書頗明曆學因母病兼通醫書考校張仲景傷寒論訣孫思邈方書及外臺祕要行世後名醫多出衛州皆本高氏學焉皇祐中制鐘律累黍定尺爭論連年不決若訥以漢貨泉度一寸依隋書定尺十五種上之并損益祠祭服器悉見施用有集二十卷

沈邈字予山弋陽人登進士起家大理評事知侯官縣通判廣州累遷都官員外郎歷知真福二州慶曆初為侍御史言

所以勸臣下非功而授則為濫今邊鄙屢警未聞廟堂之謀有以折外侮而以呂夷簡罷相輔臣皆進官無名進秩臣下何勸夏竦陰交內侍劉從愿內濟狡諂外專機務奸黨得計人主之權去矣其言切直權鹽鐵判官轉兵部員外郎三年歐陽脩上言天下官吏實多賢愚善惡朝廷無由遍知乞置按察使選內外朝官丞郎中強幹廉明者為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凡有公廉可狀皆朱書名下中材者以墨書之歲具以聞邈首被選與李絢俱進直史館邈京東絢京西皆以轉運加按察使歲餘入為侍御史知雜事未幾擢天章閣待制知澶州連徙河北陝西都轉運使歲中加刑部郎中知延州卒邈性疎爽有治才然少檢在廣州時歲遊劉王山會賓友縱酒與閩里言笑無間

弘簡錄卷一百四十三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臺諫 宋五之四

包拯

張擇行附

趙抃

子甄

唐介

子淑問義問孫恕意

吳及

孫甫

楊察

張存

田况

梅摯

姚仲孫

李京

吳鼎臣附

魚周詢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登進士除大理評事知建昌縣以親

老監和州稅解官歸養親亡廬墓終喪調知天長縣有告盜割

其牛舌拯曰第歸殺而鬻之俄有告私殺牛者詰曰汝何為割

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徒知端州州歲貢硯石前守緣貢率倍

取以遺權貴拯命纔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還拜御史裏行除

監察御史論國家歲賂契丹非禦戎上策宜練兵選將務實邊備又請重門下封駁之任及廢銅賊吏選用守宰行考試蔭子之法時諸道轉運加按察使其奏劾官吏多據細故務苛察吏不自安拯請罷之遣使契丹典客問雒州新開便門欲誘我叛人刺疆事耶拯曰刺疆事何必便門况涿州亦常開門矣典客語塞久之歷三司戶部判官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出更京東陝西轉運使初秦隴斜谷務造船材木十萬又七州河橋竹索數十萬率課於民拯悉奏罷之進戶部副使與御史張擇行使河北調發軍食建議河北兵多財乏願分食內地又言漳河沃壤人不得耕邢洛趙三州民田萬頃荒爲牧地悉請以予民解州鹽法病請往經度通商還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數論斥權倖大臣請罷一切內降曲恩列上唐魏徵三疏願置之座右以

爲龜鑒別條七事請明聽納辨朋黨惜人才去刻薄抑僥倖戒與作不主先入之說朝廷多施行之立朝方嚴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歛手人至以其笑比黃河清尋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請分河北屯兵就食河南兗鄆齊濮曹濟諸郡不報徙知瀛州諸州以公錢貿易積歲所負十餘萬悉奏除之以喪子乞便郡知揚州徙廬州入爲刑部郎中權知開封日開重門凡訟牒得徑造庭下陳曲直毫髮不能欺童穉婦女皆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會大水拯奏勢豪多築園榭侵惠民河致水淤塞悉令毀去嘉祐三年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請立東宮帝問卿欲誰立拯曰臣不才備位憲職所請爲宗廟萬世計陛下問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近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笑曰徐當議之又請裁抑內侍減節

冗費條責諸路監司御史府選舉屬官事皆施行張方平爲三
司使坐買豪民產拯劾罷之代以宋祁拯又劾祁在蜀燕飲過
度併罷祁遂命拯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歐陽修言此何異
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者拯乃臥家不出帝命促之在任凡諸筦
庫供上物舊科率外郡者特爲置場和市民得無擾吏負錢帛
縲繫并械妻子者皆奏釋之六年拜給事中樞密副使轉禮部
侍郎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諡孝肅拯天性峭直不能僞辭
色以悅人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故人無怨者平居無
私書故人親黨絕跡仕已通顯服食器用無異韋布時嘗曰後
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
吾志非吾子若孫也子總早亡妻崔氏守節語備載拯常出其
媵在母家生子總死崔氏取媵子歸撫之名曰緹以奉拯祀有

奏議十五卷

張擇行益都人登進士歷北海臨沂二簿爲宣

州觀察推官大理寺丞除三院知雜御史擢天章閣待制知諫
院預爭張堯佐事累遷吏部員外戶部郎中集賢院修撰提舉

景靈宮卒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少孤貧刻意力學中景祐乙科爲武
安軍推官民有赦前僞造印更赦而用吏當以死抃謂赦前不
用赦後不造議法不當死竟生之歲滿改著作郎知崇安母憂
廬墓三年縣榜所居里曰孝悌復知海陵江源通判泗州濠守
給士卒廩賜不均卒揚言欲爲變守懼不出運使檄抃攝治至
則從容如平時州以無事會公亮薦爲殿中侍御史聲稱凜然
彈劾不避權倖京師曰爲鐵面御史論宰相劉沆陳執中宣徽
王拱辰樞密王德用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臺諫吳充鞠真

卿刁約吳景初吳中復皆以直言居外得復名還一時名臣如
呂溱蔡襄吳奎韓絳歐陽修賈黯皆得留用其在言職不專姦
直。多為國惜才。掩其瑕疵。故正人端士。賴以安全者衆。請外得
知睦州移梓州路轉運使西蜀地遠窮城小邑民或生不識使
者并行部無所不到父老喜相慰姦吏惕服故時州郡公相愧
遺并以身帥之俗為之變召除右司諫力論內侍鄧保信引退
兵董吉燒煉禁中以文成五利鄭注為比又論陳升之姦邪交
結宦官求進章二十餘上升之去并亦罷知虔州虔素稱難治
并御之嚴而不苟召戒諸縣令使人自為治令喜爭為盡力獄
以屢空嶺南孔道有旅死不能歸者并悉授以舟并資其費歸
之召為侍御史知雜事改度支副使遷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
運使將按視府庫故相賈昌朝方守魏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

視吾藏者并曰舍是則他郡不服昌朝不悅會有詔募義勇有
司愆期當坐官吏八百餘人并被旨督之奏言河朔頻豐故應
募者少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坐者獲免而募亦隨足昌朝愧服
尋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為治尚寬簡有聚衆為妖祀者
并察其無他止刑首惡餘並釋不問蜀民大悅英宗諭轉運使
榮諲曰趙并中和之政也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
府神宗立召知諫院大臣以為疑帝曰吾賴其直言耳入謝陳
十事任道德揀輔弼別邪正去侈心信號令平賞罰謹幾密備
不虞勿數赦容諫諍又論五費宮室官濫兵冗土妖木灾多見
納用未幾擢叅知政事并益感知遇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
輔政朝政有未協者必密啓聞安石初叅政俯視舉朝若無人
一日爭新法厲聲曰公輩坐不讀書爾并延并之曰君失言矣

臯夔稷契之時何書可讀與安石議論屢不協安石求去會韓琦奏至帝悟語執政立罷青苗拊謂不若俟安石出而後罷及出持之愈堅拊大悔恨既疏安石強辨自用違衆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及執政大臣多以言不聽而去而所置條例司使者四十輩騷動天下臣謂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奏入懇乞去位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道改青州會成都憂戍卒爲變以大學士復知成都名見勞之曰前此例未有自政府往者能強爲朕行乎對曰陛下所言卽爲法奚例之問因乞便宜從事既至益尚寬大呼卒長諭曰吾以身寄遠爲天子撫一方汝宜清謹畏戢以率衆人轉相告比戍還莫敢爲惡蜀郡晏然劔州民

私作僧牒或誣以謀逆拊以意決之悉從輕比謫者議其縱勅廷取具獄闕之皆與法合茂州剽掠境上懼討乞降將殺奴取血以受盟拊使易以牲皆謹呼聽命乞歸知越州值大饑疫拊盡心振救療病埋死役饑民修城使食其力全活以萬計復徙杭誅鋤強惡民不敢犯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諡清獻拊和易長厚清修慎密人不見其喜愠不治貨業不畜聲妓嫁兄弟之女十數他孤女二十餘人施德憐貧不可勝數日所爲事夜必焚香告天不可告則不敢爲也其爲政善因俗設施寬猛互用在慶興成都尤爲世所稱道初去蜀以一琴一鶴自隨韓琦亟稱其有孟獻子之清子產之政叔向之賢幾於全德云子旣字景仁由蔭登第通判江與溫州代還爲太僕丞擢監察御史父老請外以便養命提舉兩浙常平奉

父徧遊名山吳人以為榮元祐中復為御史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置親黨於要途子弟多處筦庫甚者不使應舉與寒士爭進自安石冒用內舉不避親之說始以子雱濫列侍從由是循習為常資望淺而反居事權繁重之地無出身而或預文字清切之班今宜杜其源又言臺諫雖稍遷而陰奪言責或畧行其言而退與善地或從講解兩全並立或示包容置而不問使忠鯁之士蒙羞諛佞之徒難退皆朝廷所宜深察也傳堯俞王巖叟梁燾孫升以事去侃言諸人才能學術為世推重忠言嘉謨見於已試宜悉召還所言皆切時務蔡卞等忌之改都官員外郎出提點京東刑獄元符中歷鴻臚太僕二少卿卒家世篤孝行初處士孫侔為拈作孝子傳及侃執父喪甘露降墓木侃卒子雲又哀毀而死人稱其世孝

唐介字子方江陵人父拱知漳州卒州人合錢以贖介年尚幼謝不取擢第為武陵尉吏誣富民李氏殺人祭鬼守以屬介訊之無它驗守怒白於朝遣御史方偕鞠之與介同守以下得罪偕受上賞介未嘗自言調平江令改任丘遠使往來苦誅索介坐驛門令曰非法所應給一切勿與桀者吾必執之使皆帖服去沿邊塘水歲溢害民田介以隄闌之反資為利通判德州移安撫司責轉運崔嶧取庫絹配民而重其估嶧怒馳檄按詰不為動既而果不行入為監察御史裏行轉殿中侍御史會啓聖院造龍鳳車內出珠玉過為之飾介言太宗神御所在不可喧瀆詔亟毀去張堯佐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介與吳奎包拯力爭奪二使無何復以宣徽使知河陽介語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獨抗言之併劾文彥博守蜀日造開

金奇錦緣闕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吳奎表裏觀望語甚激切帝怒卻奏不視且言將遠竄介徐讀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且不顧何辭於謫時彥博在前介責曰彥博宜自省卽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使下殿貶春州別駕中丞王舉正言太重帝悟取其疏入明日改英州又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由是介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爲真御史而不敢名數月起監郴州稅通判潭州知復州仍殿中侍御史自遷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入對帝勞之曰卿可謂不易所守矣介頓首謝言事益無所避因請於上恐言不行將復固爭以累陛下願得解職換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爲開封判官出知揚州徙江東轉運使御史吳中復言介不宜久居外時彥博再當國

奏乞如中復言然但徙河東久之入爲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帝自至和後臨朝淵默介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爲理願時延羣下發德音可否萬幾以幸天下又論宮禁恩澤不由中書宜有以抑絕嬪御賜予多先朝數倍宜有所廢損監司薦舉多文法小吏請令精擇端良敦朴之士毋與儉薄者同進諸路走馬承受凌擾郡縣可罷勿遣以權歸監司帝悉開納之俄與王陶論中丞韓絳以危法中傷富弼絳罷介亦請外出知荆南何刻知銀臺封還勅留權開封旋又論罷陳升之出知洪州加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樞密直學士知瀛州英宗爲皇子熟其名治平初召爲御史中丞入見奏臣無狀陛下過聽願獻愚忠自古欲治之主非求絕世逃俗之術要在順人情而已祖宗遺德餘烈在人未遠願覽已成之業以爲監則天

下蒙福矣。明年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帝諭河東不在中執法。下煩卿暫往。夏人數擾代州邊。多築堡境上。介至悉撤之。移諭以利害。遂不敢動。神宗立。名爲三司使。熙寧元年拜叅知政事。與彥博同政。相與甚懽。先是宰相於待漏舍閱所進文書。同列不得聞介語。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文書弗與。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請與同視。遂爲例。常言安石難大任。帝問文學不可任。耶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爲政。必多變更。退語同列曰。安石果用天下。必擾中書。進除日數日不決。帝欲問安石。介謂安石可大用。陛下卽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於翰林學士。臣近聞宣諭某事。問安石可卽行。不可卽不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臣不才。願先罷免。不聽。安石旣執政。奏中書凡有處分。令自出牒。不必稱聖旨。介歷舉趙普時用堂牒。太祖以

爲重於勅命。遂削去之。太宗又謂前代權臣用堂牒。假此以爲威福。今如安石言。則是政令不自天子出。使輔臣皆賢。猶爲擅命。苟非其人。豈不害國。安石又議謀殺人傷者。許自首免死。介曰。此法天下皆謂不可。獨安石以爲可。自是數與爭論。帝特主其說。介不勝憤疽。發卒年六十。介性簡伉。以敢言見憚。每言官缺。衆皆屬望。觀其文采。神宗以兩朝遺直。故大用之。擢居政府。遭時有爲。而扼於安石。少所建明。聲名減於昔。將終。帝臨問。涕復往弔哭。以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藏本。賜其家。贈禮部尚書。諡質肅。子淑。問字士憲。登進士。至殿中丞。神宗擢監察御史。裏行諭以謹守家法。時方勵精中旨。數下一出特斷。因奏當務大體。別枉直。使命必行。今詔書求言久無施用。必欲屈羣策。以起治道。願行其言。又奏侍臣講讀不必分章句飾文辭。帝王

之學務在稽古聖人治天下之道歷代致興亡之由延登正人
博訪世務以求合先王則天下幸甚河北饑流人就食京師賑
者出粟不繼以爲誘之失業而就死地乃條上三策中丞滕甫
以爲邀名出通判復州改真州提點湖北刑獄坐言新法黜知
信陽軍病免起知宣與湖州入爲吏部員外郎引疾求外帝以
爲避事降監撫州酒稅哲宗立司馬光薦召爲左司諫卒 義
問字士宣善文辭應禮部試父引嫌罷熙寧中京西轉運黃好
謙辟管勾文字神宗覽本道章奏知義問所爲召除司農管當
公事從會孝寬使河東還奏事記利害綱目於笏帝取而熟視
歷舉以問應析如流喜曰欲見卿非今日也擢湖南轉運判官
自免役行分戶五等儲其羨爲別賦號家力錢義問悉奏除之
移使京西時陝西用兵亡卒所至成聚請令詣官自陳給券續

食人以為便會有不悅者免歸元祐中起知齊州提點京東刑
獄河北運副用文彥博薦加集賢修撰帥荆南請廢渠陽諸砦
蠻楊晟秀叛拜湖北轉運使討降之進直龍圖閣知廣州章惇
治棄渠陽罪貶舒州團練副使復故官知穎昌府卒 孫恕崇
寧初爲華陽令以不能奉行茶法忤使者與弟南陵令意咸謝
病免歸杜門躬耕恕尋以宣教郎致仕靖康元年中丞許翰言
其高行詔起爲監察御史意亦以宰相吳敏薦召對而貧不能
行竟餓死

吳及字幾道通州靜海人第進士爲侯官尉閩俗自毒者悉爲
讞正前後活五十三人辟大理寺檢法官當官有守三司請重
鑄鐵錢法至死及爭不可主者恚曰大事當由一檢法耶及曰
義理爲先安有高下卒不爲訕徙審刑院詳議官累遷太常博

史簡錄 卷一百四十三
士上疏言歷世用刑無如本朝之平恕者宜乎天降之祥而陛下
下方當隆盛之時未享繼嗣之慶臣竊惑焉夫肉刑之五其一
曰宮所以除之者重絕人之世也今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勦絕
人理希求富貴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天死者未易悉數夫
有疾而天父母所悲况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况無罪乎
故胎卵傷而鳳凰不至宦官多而繼嗣未育事有相因伏望順
陽春生育之令濬發德音條禁宦官濫增養子擅宮童幼寘以
重法必然天心以應聖嗣增廣名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於此
書奏帝重其言欲用為諫官以父憂去嘉祐三年始擢秘閣校
理改右正言條上十餘事請汰冗兵省冗官除民疾苦多施用
之又請擇館職分校館閣書并求遺書於天下語在藝文志又
言日食者陰侵陽之戒今大臣無姑息之政非所謂臣陵君后

妃無權橫之家非所謂妻乘夫疆場無虞非所謂四夸侵中國
失在陛下淵默臨朝使陰邪未盡屏左右親倖驕縱亡節將帥
匪人為敵所輕因言孫沔在并州苛暴不法燕飲無度前任龐
籍輕動寡謀屈野之魴為國深耻沔由此坐廢歲饑又言春秋
有告糴之令漢二千石以上同國休戚今陛下恩施動植視人
如傷而州郡官司坐視流離擅興閉糴豈聖朝子育兆民之意
哉請論如違制律從之遷右司諫在職數年以勁正稱遇事無
小大輒言嘗請毋納羣臣上尊號出後宮私身及非執事人毋
以御寶白劄賜近倖及賜家人冠帔比丘尼紫衣并責執政大
臣因循苟簡畏避怨謗宜用唐李吉甫故事揀拔賢俊約杜預
遺法旌擢守令復置將作監屬專領營造罷都知任守忠駙馬
李瑋干求內降俄坐學士胡宿等劾與御史沈起增注磁湖鐵

治大姓程叔良恩例出爲工部員外郎知廬州進戶部郎中直
昭文館知桂州卒錄其弟齊爲太廟齋郎
孫甫字子翰許州陽翟人少好學日誦數千言初舉學究出身
爲蔡州汝陽簿再舉及第爲華州推官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
丞知絳州翼城縣杜衍辟永興司錄讌對必引經義歷評天下
賢俊衍喜得益友諸生多從學問遷太常博士知永昌監益州
交子務轉運以交子多偽造紙幣欲廢不用甫謂偽弊可廢錢
不可廢但當嚴以治之可以小嫌害大利乎遂得不廢衍入薦
授秘閣校理改右正言歷右司諫應詔進十二事按祖宗故實
校當世之治有所不逮者論述以爲諷諫名三聖政範時河北
降赤雪甫以爲赤青人君舒緩之應晉太康中武帝怠於政事
荒宴後宮故河陰降赤雪終致晉亂又忻州地震六年每震則

有聲如雷前代未有如此之久者惟唐高宗卽位晉州經歲地
震其後昭儀幾移唐祚天地災變應不虛生陛下欲救舒緩之
夫在威福自主時出英斷以懾姦邪欲救羣陰之變在外謹戎
備內制後宮謹戎備則切責大臣使預圖兵防熟計成敗制後
宮則凡掖庭恩寵輒加裁節使無過分此應天之實蓋指弊丹
西夏及濫成之事也又言修媛寵恣市恩禍漸已萌貴賤有等
用物不宜過僭帝曰用物在有所朕恨不知甫曰所謂諫臣耳
目正以達不知也夏國乞盟又上一利四害時張子奭使回元
昊乞歲賣青鹽兼欲就京師互市諸物仍求增歲給之數甫言
元昊所乞直不下十餘萬緡况朝廷已許歲賜二十五萬若又
許其賣鹽則與遺弊丹物數相當使其聞之則貪得之心倍生
况先帝時德明累乞放行青鹽以其亂法不聽必待請之不已

追子弟入質而後許之蓋鹽乃中國大利西戎之鹽味勝解池
而出產無窮既開其禁必難隄防兼聞子奭言夏人方收結人
心鈔掠所得旋給其衆兵力雖勝用度隨窘正宜以計困之安
得曲徇其請乎甫素與尹洙善及洙怒劉滬違其節度將斬之
大臣稍主洙議甫言水洛通秦渭於國家爲利滬不可罪由是
罷洙而釋滬又杜衍常薦甫適保州兵變前有告者衍爲樞副
不時發之甫因言衍可罪又論叅政陳執中不可用帝難之求
外不許及丁度入對求進用甫復奏之帝疑其朋黨出知鄧州
徙安州遷兩浙轉運使范仲淹在杭一切繩之以法公退未嘗
不稱其賢再遷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陝州徙晉州爲江東轉
運三司度支副使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留
爲侍讀卒特贈右諫議大夫甫性勁果鯁亮不私善持論有文

集七卷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
若身履其閒而聽者曉然如目見之

楊察字隱甫其先晉人從唐僖宗入蜀祖鈞從孟昶歸朝父居
簡真宗時仕至都官員外郎宦廬州因家合肥察幼孤七歲始
能言母頗知書嘗自教之登景祐進士除將作監丞通判宿州
遷著作郎直集賢院出知潁壽二州入爲開封推官判三司鹽
鐵度支勾院修起居注歷江南東路轉運兼按察使行部數摘
奸隱衆皆畏伏尤以舉官爲急務不效俗吏掎拾美餘名爲右
正言權禮部貢院時請罷糊名考士及變文格爲放軼以襲唐
體察奏防禁一潰則奔競復起且文無今昔惟以體要爲宗若
肆其瀆漫亦非唐氏科選之法議遂寢避執政晏殊親嫌換龍
圖閣待制母憂服除擢知制誥拜翰林學士權知開封遷右諫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三
議大夫至御史中丞論事無所避舉御史細故皆置不取察
言臺屬供奉殿中巡糾不法必得通今古治亂良直之臣今舉
格太密恐英偉之士或有所遺又故事許風聞縱所言不當繫
朝廷采擇近御史何郊以疑似之間遽令中書詰問亦恐臺諫
官畏罪緘默非所以廣言路也宰相陳執中以為忤未幾坐失
出罷知信州復以侍讀學士徙揚州兼龍圖閣學士知永興軍
改端明殿學士知益州遷禮部侍郎權三司使內侍楊永德毀
察於帝三司有獄辭連衛士皇城司不即遣有詔移開封鞠之
察乞罷遷戶部侍郎提舉集禧觀進承旨學士遇事明決勤於
吏職雖多益喜不厭以餌鍾乳過劑癰發猶入對商畫財利歸
而大頓人以為用神太竭卒贈禮部尚書諡宣懿察美風儀敏
於屬文為制誥皆雅緻有體當世稱之有文集二十卷無子以

兄子庶為嗣弟寘舉進士第一通判潤州丁母憂毀瘠而卒
張存字誠之冀州人舉進士為安肅軍判官天禧中始制身言
書判科存預其選改著作佐郎知朝城縣寇準守大名異待之
中丞王曙薦為殿中侍御史天聖八年罷百官轉對存請復之
時曹修古等以忤旨廢黜進士林獻可因上封竄惡地存言自
古忠直之諫實預理亂安危之機近世人臣為佞者多效忠者
少遂使人君多知其美鮮知其惡至民有疾苦俗有衰弊皆壅
而不聞此非人君之要道也俄歷京東陝西河北轉運使戶部
度支副使天章閣待制為陝西都轉運使奏黃德和誣劉平朝
廷采其說遣文彥博按治平始得直德和被誅元昊求款附議
者猶執政討之策存願羈縻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以母
老憚行降待制徙澤州踰年復學士知成德軍言河北城久不

治乃以爲都轉運使盡城諸州入知開封坐失察王則反降知
汀州存壻李敷弟教因醉爲妖言事覺自縊有譖其不死尚在
賊中父母親屬以存故得免詔奪存職徙池州改郴州久之遷
吏部侍郎拜禮部尚書致仕卒年八十八諡恭安存性孝友每
言兄弟手足妻妾外人奈何先外人而後手足乎故嘗收恤宗
屬嫁聘窮婆不使一人失所家居矜莊子孫非正衣冠不見與
賓客燕接危坐終日未嘗傾倚棗彊河決勢逼冀城存自以爲
民望訖不肯徙卒亦無事

田况字元均冀州信都人祖行周晉亂沒於契丹父延昭景德
中契丹寇澶州畧得數百人哀而縱之脫身南歸後生八子官
至太子率府率延昭性沉摯教子甚嚴皆知名况卓犖有大志
好讀書登甲科補江陵推官調楚州判官遷著作佐郎復舉賢

良方正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夏竦辟陝西經畧判官朝廷以元
昊猖獗欲從羣臣議將用攻策况上疏陳七不可乞召兩府大
臣定議但令嚴設邊備若有侵掠出兵邀擊不必先事輕舉如
此則全威制勝有功而無患也由是罷出師議既又上治邊十
四事遷右正言帝嘗面論政體頗以好名爲非意在遵守故常
况退而著論上之其畧曰名者由實而生非徒好而自至也堯
舜三代之君雖未嘗好名而鴻烈休德皎若日月陛下倘奮乾
剛明聽斷則有英睿之名行威令懾姦克則有神武之名斥奢
汰革風俗則有崇儉之名澄冗濫輕會歛則有廣愛之名悅亮
直惡諂媚則有納諫之名務咨詢達壅蔽則有勤政之名責功
實抑偷倖則有求治之名今皆非之而不爲則天下何所望乎
從古以來聖賢之道曰名教忠誼之訓曰名節皆所以尊輔朝

廷綱紀人倫之大本也陛下從而非之則教化微節義廢無耻之徒爭進而勸沮之方不行豈聖人礪世之義耶又契丹修天德城多補砦堡况復上疏言唐肅宗以天下未安除正衙奏事別開延英以詢訪宰相蓋旁無侍衛獻可替否曲盡討論今北敵桀慢而河朔將佐之才智甲兵之堅善道路之險彘城壘之修治軍政之是非財用之多寡兩府大臣果能知其詳否臣前目覩如蕭英劉六符之時中外惶惑不知爲計願因燕閑從容訪論思慮而預防之臣叨備耳目實係朝廷安危其切於進忠如此尋爲陝西宣撫副使還領三班院保州雲翼軍殺州吏據城叛詔况度視聽便宜行事况爲區處營田汰諸路宣毅廣捷等冗軍事遂平策元昊勢屈納款必令還延州侵地毋過許歲幣并入中青鹽請戮陝西陷歿主將隨行親兵其論甚偉然不

盡行也還拜樞密副使嘉祐三年爲樞密使朝廷將大用之以坑殺降卒數百遂終無子以兄子爲後有奏議二十卷

梅摯字公儀成都新繁人登進士調大理評事知監田上元二縣徙知昭州通判蘇州言兩浙饑官貸種食本以行惠而督償頗急反重困民詔緩輸期慶曆中擢殿中侍御史引洪範言主總羣吏如歲四時有不順則省其職今日食於春地震於夏雨水於秋一歲而變及三時此天意以陛下省職未至而丁寧戒告也宜責躬修德以回上帝眷佑陰不勝陽則災異衰止而盛德日起矣徙開封推官遷通判僧常瑩以簡札達宮人輦官鄭玉醉毆微巡卒悉杖配之改度支判官進侍御史兼知雜事論石元孫不死行陣係縲辱國不斬無以厲邊臣李用和除宣徽使加同平章事張堯佐推陝西運使皆非祖宗慎名器之意恐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一
上累聖德及奏減資政殿學士員名待制官同議政復百官轉
對帝稱其言事有體以爲戶部副使會宴契丹使紫宸殿故事
坐殿東廡下同列有言例坐殿上者與劉湜陳洎趨出降知海
州徙蘇州復副使初河北歲饑益漕江淮米餉之後江淮饑有
司尚責其數摯奏減之擢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還判吏
部流內銓進龍圖閣學士知滑州滑歲調丁壯修河伐灘葦摯
以爲疲民奏用州兵代之河漲將決摯夜率官屬督工徙完隄
水不爲患詔獎其勞勾當三班院同知貢舉可知杭州帝賜詩
寵行累遷右諫議大夫改江寧河中卒摯性淳靜不爲矯厲之
行政迹亦如之平居未嘗問生業喜爲詩多警句有奏議四十
餘篇

姚仲孫字茂宗本曹南著姓曾祖仁嗣陳州商水令因家焉父

曄進士第一官止著作佐郎仲孫早孤事母孝擢進士補許州
司理叅軍民婦馬氏夫被殺以誣畢胥仲孫請於知州曰幸毋
遽決後果得殺人者調邢州推官徙資州更二守皆老事多決
於仲孫運使檄詣富順監按疑獄全活數十人改大理寺丞知
建昌縣先時運茶抵南康露積於道爲霖潦所敗主吏多破產
乃勸吏民卽高阜爲倉邑人利之徙判彭州上禦戎料敵之策
名防邊龜鑑謂天下雖無事不可弛兵備改睦州歲旱有詔賑
民吏不時給仲孫幼主吏夜索丁籍盡給之累遷屯田戶部二
員外郎王驥守益辟通判州事召爲右司諫上方齋太廟而都
知閩文應叱醫官聲聞御所及郭后暴崩中外莫不疑寘毒者
旣出爲秦州兵馬鈐轄稱疾復留仲孫再論之乃亟去除起居
舍人歷知諫院管勾國子監兼知雜御史時諫議大夫至十二

引簡錄 卷一百四十三
員仲孫奏謂是職朝廷妙選不宜歲月序進若視年勞槩授則數年之外其員益多請艱其選以處材望之臣餘悉次補卿監乃詔當選者奏聽旨初以諸路提刑還朝多擢省府請第其課爲三等升黜之卽詔領司考課之法歷三司戶部度支鹽鐵副使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大修城壘兵備仁宗賜詔褒之權知澶州河壞明公埽絕浮橋仲孫親總役堤上埽一夕復完權知大名夜領禁兵塞金堤次河是歲澶魏雖大水民不及患進禮部郎中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屬西北備邊募兵益屯及賞賜聘問之費不可勝計皆悉心經度尋坐小吏詐爲文符出知蔡州因母憂喪一日卒

李京字伯升趙州人第進士歷平定軍判官冀州推官改大理寺丞知魏縣吏畏其嚴相率遁去監司多病其苛知府任布獨

謂京能奉法不可墮吏奸計始賴以免徙知永昌縣通判趙州王拱辰薦由襄行遷監察御史奏西北二邊有窺伺中國之意自寶元初定襄地震壞城郭覆廬舍壓死者以數萬殆今十年震動不已二月雷發聲在易爲豫言萬物出地皆悅豫也八月收聲爲歸妹言雷聲入地避羣陰之害也今孟夏雷未發聲豈非號令不信乎願陛下飭邊臣備敵讐戒輔臣慎命令以厭禍於未形又言尚美人棄外館多年比聞復召臣恐假媚道以爲蠱惑宜亟絕之嬪御子苗繼宗緣恩爲府界提點宜割帷簿之愛重名器之分庶幾不累聖政帝多嘉納授右正言直集賢院同管勾國子監加史館修撰數上書論事宰相賈昌朝不悅坐囑吳鼎臣薦推直官李實謫太常博士監鄂州稅上疏自辯言鼎臣傾險包藏甘爲鷹犬惟陛下察之未幾卒於官詔錄子諶

郊社齋郎 吳鼎臣棣州人爲侍御史希昌朝意告中丞高若
訥以逐李京昌朝罷夏竦自北京召將入相鼎臣論竦在并州
杖殺私僕且論議與陳執中不合不可共事遂罷竦以鼎臣爲
刑部員外郎知諫院朝廷方與并丹保誓約而楊懷敏增廣塘
水輒生事命經度利害以爲河北體量安撫使鼎臣依違顧望
不能決及施昌言與昌朝議河事不合又令代之以度支副使
拜天章閣待制數月卒

魚周詢字裕之雍丘人早孤好學第進士爲大理評事歷知南
華分宜靜海三縣遷太常博士通判漢州常部衆救火植劔於
前以警攘竊民無所失以屯田員外郎知真州徙提點荆湖南
路刑獄求便郡知安州改蔡州名爲侍御史安撫京西賜緋衣
銀魚擢開封判官又使陝西刺民兵還判三司理欠憑由司進

起居舍人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改三司鹽鐵副使時城渭
州尹洙鄭戩爭事未決詔與都轉運程戡相利害周詢是戢議
遂城之遷吏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知成德軍徙河北都轉運
使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慶曆八年上患天下急務手詔
近臣勅之周詢上疏言西陲禦備天下繹騷趣募兵士急調軍
食雖常賦有增而用不足臣謂祖宗初有天下所制疆域及兵
甲租賦比今尚寡然而摧堅震敵府庫無空虚之弊縣官無煩
費之勞皆因賞信罰必將選兵精所致近元昊背惠四方宿師
朝廷用空疎闕茸者爲福裨以游惰怯懦者備行伍故大舉卽
大敗小戰輒小奔徒日費千金賣官鬻爵更錢壞法禁鹽損民
今元昊已死幼子新立乃朝廷寬財用惜民力之時矧去秋水
旱繼作今春饑饉相屬生靈重困於茲爲劇願委本路安撫與

守邊掌計臣僚速議裁減冗兵。節抑浮費。禁止橫歛。去武臣之庸懦。出守宰之貪殘。仍冀特發宸衷。出內帑錢以助關陝。通鹽商之利。改錢幣之法。然後勸勉農桑。隱括稅籍。收遺利。抑兼并。則公有美財。私有餘力矣。又言承平寔久。仕進多門。人污政濫。員多闕少。額置有常。詔除無限預闈籍服武弁者。坐費水衡之給。虛計歲考之期。赴銓調守選格者。居多困乏之歎。行寡廉耻之風。負瑕釁服輿臺者。亦置班列。而又亟更數易。交錯道路。官冗之弊。一至於此。願陛下特詔進士諸科中第解褐。無令過多。其文武班奏薦并流外官權停五七年。自然名器不濫。奔競衰息矣。又言今牧守之職罕聞。奏最臣謂國家監前代之患。一切用京官爲郡守。雖地處蕃宣而秩爲卿監。班行雜冗。序遷者衆。願詔兩府選委如兩任通判。可知州軍若治狀尤異。卽升省府。

其常例除補一切停罷。則進擢得人。牧守重矣。又言將帥之材非文武兼備不可。遽任近者。西北有警。補授帥臣。出於遽猝。素無信義。以結士心。又乏莊嚴。以正師律。往往選則奔北。進則被擒。虧損威靈。取侮敵國。未有若今之甚者也。願擇名臣選舉。濶博有謀。知兵練武之士。不限資級。試以邊任。如神宗朝任郭進。李漢超故事。使其足以取重。則安有不稱職之憂乎。時執政及近臣所對多疎闊。仁宗嘉其詳敏。坐舉張得一。出知永興軍。改成德軍。未行。卒帝嗟悼之。特贈工部侍郎。周詢性和易。聞見該洽。明吏事。在安州時。園吏見大蛇垂闌楯。卽視之。乃周詢醉而假寐。傳以爲異。

弘簡錄卷一百四十四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一臺諫 宋五之五

蔡襄

曾孫

孫沔

余靖

王陶

郭申錫

范師道

彭思永

唐詢

父肅子

陳薦

楊繪

龔鼎臣

韓贄

李兌

從弟

賈黯

滕元發

劉述

劉琦錢顛

蔡襄字君謨仙游人登進士調西京留守推官薦為館閣校勘會范仲淹以言事去余靖論掾之尹洙請與同貶歐陽修移書責司諫高若訥由是三人皆坐譴襄作四賢一不肖詩都人爭相傳誦契丹使買歸張於幽州館一不肖指若訥也未幾仁宗

親擢靖修及王素爲諫官。襄又作詩以賀帝，亦命襄知諫院。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乃上疏曰：竊聞任諫非難，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諫爲難。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造爲禦之之說，指意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而已。夫忠臣引君當道，豈敢避名？忠憤所激，何有好進？人君聽諫，萬世美譽，何爲彰過？若乃巧佞之徒，捨其事之難言，擇其無所忤者，時一發焉。退而揚揚曰：吾嘗論某事矣。此之謂好名。循默苟容，無所媿耻，躡資累級，以挹顯仕。此之謂好進。君心之非，不救之於未然，成其過失，傳之天下後世，愈不可掩。此之謂彰君過。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時又罷夏竦樞密，用韓琦、范仲淹。襄言陛下退一邪進一賢，豈遂關天下輕重哉！然而士大夫相與賀於朝，庶民相與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爲歡者，蓋一邪。

退則其類亦退，一賢進則其類亦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切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旣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又獲壽康。使醫雖良，術不盡用，則病且日深。後有和扁，難責效矣。其言多類此。又因旱蝗日食地震疊見，言災害之來皆由人事，原其所致，君臣上下皆有闕失。夫不可聽斷，不攬威權，使號令不信於人，恩澤不及於下，此君上之失也。操致主之柄，司生民之命，無嘉謀異畫以矯時弊，以副委任。此大臣之失也。朝有弊政而不能正，民有疾痛而不能達，此臣等之罪也。疏出聞者，悚然進直。史館兼修起居注任職論事，無所回撓。開寶浮圖災，詔取舊瘞舍利以入宮，人傳奉多有灼臂落髮者。又亟議營復襄，諫非禮之福不可徼。幸今生民困苦，四裔驕慢，陛下當修人事，奈何專信佛法？元昊納款，始自稱兀卒。旣

又譯爲吾祖襄言吾祖者猶云我翁慢侮甚矣使朝廷賜之詔而亦稱吾祖是何等語耶又言天下兵百萬苟無誅殺決行之令必開驕慢暴亂之源今保州卒作亂推懦兵十餘輩爲首惡而殺之以求招撫從而聽之豈不爲四方笑乞盡誅之詔從其議母老求知福州爲福建轉運使開古五塘溉民田奏減五代時丁口稅之半復名修起居注進知制誥帝遇之益厚賜其母冠帔手書君謨兩字賜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襄精於吏事談笑剖決破姦發隱吏不能欺以樞密直學士再知福州備禮招郡士周希孟陳烈陳襄鄭穆延誨諸生俗重凶儀親亡或祕不舉破產飯僧襄下令禁止徙知泉州萬安渡絕海面濟行旅苦其險襄立石爲梁長三百六十丈種蠣於礎以爲固至今賴之名爲翰林學士移三司使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

剗剔蠹弊簿書紀綱皆可法則會英宗與皇太后有疑言傳聞襄有疏論帝不當立乃乞外拜端明殿學士知杭州治平三年丁母憂卒年五十六贈吏部侍郎襄爲文清迥粹美工書法爲當時第一仁宗命書元舅隴西王及溫成后父碑辭曰此待詔職耳終不奉詔於朋友尚信義聞其喪不御酒肉爲位而哭神宗未及識之而聞其名字相王珪等列其賢以爲可惜帝惻然哀之特官其幼子以爲祕書正字後蔡京同郡晚出欲附名闕自稱族弟政和初孫佃廷試唱名舉首京以族孫引嫌降爲第二佃終身恨之曾孫洸字子平徙雪川父伸左中大夫以蔭補將仕郎中法科除大理評事遷寺丞出知吉州名爲刑部員外郎判度支南渡遷戶部郎中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知鎮江府時久旱郡民築陂潞水灌溉會西溪卒移屯建康舳舻相銜漕

先簡錄 卷一百四十四
司檄郡決水放之父老泣訴洸曰吾不忍獲罪百姓也已而大雨漕運通歲又大熟民歌之曰我豬我木以灌以漑俾我不奪蔡公是賴就除司農少卿言鎮江三邑稅戶客戶輸丁各異請爲一體所輸丁絹依和買之直計尺折納人給一鈔官自買絹起發公私皆便上嘉納名爲戶部侍郎試吏部尚書未幾改戶部尚書求去除徽猷閣學士知寧國府奉祠歸卒年五十七洸清介事親孝以曾祖襄未易名力請于朝賜諡忠惠所得俸每以振親戚之貧者卒之日囊無餘資

孫沔字元規會稽人第進士補趙州司理參軍遷祕書丞爲監察御史裏行景祐元年禮院奏冬至日攝后沔言喪未祥禫而行嘉禮非制也不報又言同安尉李安世上書指切朝政被劾加罪恐杜天下言者請勿治黜知衡山又上言水旱洊至蟲螟

屢生星變河決疾疫流離等事責監永州酒改通判潭州知處州徙楚州所在皆著能迹復爲監察御史轉左正言論事益有直名首言呂夷簡任中書二十年言聽計從三冠輔相有宋得君一人而已及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藥恨不移所疾患於身四方傳聞爲之泣下未知何以爲報而當國以來黜忠言廢直道所薦王隨陳堯叟才庸負重謀議不協忿爭取笑張士遜本乏遠識取冠台席致隳國事豈真不知進賢爲社稷遠圖夷簡但引不若已者爲自固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已不可冀復思已而名用之也旣而復還秉政正宜振紀綱修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兵奈何自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于茲二年不更一事惟以姑息爲安避謗爲務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求賂無厭兵殲貨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天下皆稱賢

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毀之也天下皆謂儉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蔽之也乃復因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啓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罄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矣書聞識者喜其審切遷工部員外郎以天章閣待制充陝西轉運使遷禮部郎中爲環慶路都總管安撫經畧使知慶州邊人服其能元昊死諸將欲乘隙大舉沔以爲乘危伐喪非中國體三司給特支物惡軍士有怨語賴沔彈壓無敢譴者歷陝西河東都轉運使再知慶州養練士卒招撫蕃夸聚戰亡遺骸葬祭之軍皆感泣遷龍圖閣樞密直學士知成都母喪服除更陝西都轉運會京東多盜移知徐州明購賞嚴誅罰盜遂止徙秦州值儂寇反沔入見言西事不煩聖慮當以嶺南爲憂臣覩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明日果聞蔣偕死帝諭執政誠如沔料龐籍奏爲湖南沔西安撫使兼

嶺南東西路以便宜行事請益發騎兵增選偏裨求武庫精甲憂賊度嶺而北檄召湖南北大兵繕治營壘多具宴犒賊疑不敢進會遣狄青與沔會遂敗智高留沔治後事遷給事中及還帝問勞解御帶賜之拜樞密副使令讀張貴妃后冊辭非故事求罷職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遷大學士徙青與并州沔豪於宴游好女色妻邊氏悍妬言者廉其帷薄數事以聞徙壽州責寧國軍節副復光祿卿分司南京居宿州遇恩起知濠州以禮部侍郎致仕英宗遷戶部侍郎歐陽修薦起知河中府轉觀文殿學士三知慶州徙延州道卒居官以才力聞性彊直少所畏憚然跌蕩不守士節初陝西用兵朝廷多假倚邊臣集事近臣出帥或驕恣越法及沔廢後真定呂溱得罪自此守帥之權微矣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少以文學稱鄉里不事羈檢起家進士爲贛縣尉試書判拔萃科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遷祕書丞言班固漢書舛謬命與王洙併校司馬遷范曄二史書奏擢集賢校理范仲淹貶饒州廷臣莫敢言靖言仲淹以刺譏大臣重被譴謫倘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爲罪乎汲黯在廷指平津爲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爲麤疎漢皇吳主熟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疏人落職監筠州酒稅由是知名徙監泰州稅知英州遷太常博士復校理同知諫院慶曆中爲右正言時仁宗銳意更弊靖言朝廷威制天下在賞罰今官吏債事四方羣盜蜂起大臣齷齪守常不立法禁州郡又不能制大可爲國家憂請定賊發捕獲之賞及爲賊劫質亡失器甲除名追官之罰又言太白犯歲星并左執法請責躬修德以謝

天變使契丹辭日條奏數十事日幾是乃罷進修起居注開寶寺塔災復疏言臣聞帝王之道能勤儉厥德感動人心則雖有危難後必安濟日今西陲用兵國帑虛竭民亡儲蓄十室九空正宜勤勞罪已憂人之憂則四民安居海內蒙福如不恤民病廣事浮費非天下所望也又言是非予奪之間貴乎一體曩者郎中呂覺以治獄祈易章綬陛下諭以朕不欲因鞫囚與人恩澤臣已書之記注今博士王翼又以治獄賜五品服臣竊以爲前日諭覺是則今日賜翼非矣後人不知必以深文重法希陛下意其說多見納用又言戎事有機國力有限景德中契丹之患近在封域之內止捐金繒三十萬今元昊之警遠在邊鄙之外所予至二十六萬若復增益契丹聞之寧不生心無厭之求自此始矣擢知制誥契丹果以朝廷欲加封元昊以兵臨西境

願爲中國討賊請罷和議朝論難之以靖數言契丹挾詐不可輕許遣靖往報卒屈其議靖凡三使契丹亦習其語偶作番語詩爲御史王平等劾出知吉州初靖爲諫官時嘗劾博士茹孝標匿母喪坐廢至是詣闕言其少游廣州犯法受榜靖聞之求侍養歸改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已而遷衛尉卿知虔州父憂值儂寇反起復爲祕書監知桂州委以廣南西路經制值智高西走邕州靖策其必結交趾脅諸峒以自固乃約李德政會兵共擊備萬人糧以待又募儂黃諸姓酋長皆縻以職使不與合謀旣而狄青孫沔被命共討賊平遷給事中御史梁禧言其賞薄遷工部侍郎及諸將班師獨留靖廣西遣人入特磨道擒智高母子弟三人生致之闕下加集賢院學士徙知潭青二州交趾蠻申紹泰寇邕州殺五巡檢復命安撫廣西至則召其用事臣

費嘉祐詰問荅以近邊種落相侵誤犯官軍願悉推治遂所掠及械罪人自贖靖厚賜遣去遂不復出擢工部尚書知廣州代歸卒贈刑部尚書諡曰襄

王陶字樂道京兆萬年人第進士爲韓琦所知驟加獎拔至太常丞以登朝在郊祀後恩不及親父喪乞還所遷官丐追贈詔特聽之服闋除太子中允嘉祐初爲監察御史裏行衛卒入延福宮爲變有司以疎決恩降其罪陶言禁省之嚴不應川外間例詔悉流海島王者皆論罰中貴人導丹客入禁廷陶引漢唐方士例請戮之論陳升之爲樞副不當升之去陶亦出知衛州明年復爲右正言上言自至和中羣臣交章請擇宗室親賢建儲嗣及命宗實知宗正寺浸潤稽緩踰年不就職或云事由嬪御宦侍姑息之語聖意因而惑焉臣恐海內臣民將謂陛下昔

者親發德音順天意安人心銳爲此舉今者聽左右近倖疑之
中外搖搖之心復起且此姦邪得伺間隙臣切痛之因請對仁
宗謂別與一名目乃立爲皇子皆其力也英宗卽位加直史館
修起居注爲皇子伴讀淮陽穎王府翊善進知制誥尋以龍圖
閣學士知永興軍未幾名爲太子詹事神宗立以東宮舊臣遷
樞密直學士拜御史中丞陶欲自窺重位乃與琦立異琦以郭
遠簽書樞密令陶宣撫陝西復詔還都陶言琦用太祖故事置
達二府命將出師劫制人主必有姦言惑亂聖德願罷達帝曰
達先帝所用今無罪黜之是章先帝用人之失不可陶旣不得
逞遂奏琦不押文德常朝班以爲跋扈陶意帝初臨御頗不悅
執政之專將必易置大臣故盡力攻琦琦閉門待罪帝徙陶爲
翰林學士旋出知陳州入權知三司使呂公著言其反覆不可

近帝亦薄其爲人除侍讀學士歷知蔡許汝三州加觀文殿學
士知河南府元豐三年卒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諡文恪陶微
時苦貧與母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周之又捐金爲之娶及
貴而尹洛愚老喪明往謁意必念舊哀已陶對之邈然但出尊
酒而已愚大失望歸而病死聞者益薄之
郭申錫字延之唐宰相元振後裔登進士爲晉陵尉民有訴其
弟爲人所殺察其色懼而不哀詰曰得非汝自謀殺弟乎訊之
果然擢知博州戍兵欲脅衆爲亂申錫爲戮一人黥二人乃定
仁宗謂小官臨事如此豈易得耶召爲御史臺推直官數上疏
論事遷侍御史知雜事屢譏權倖無所避論余靖引胡恢有醜
行高若訥引范祥啓邊釁帝謂近世士大夫方未達時好指陳
時事及被進用緘口不言若申錫不多見也河北奏契丹遣泛

使至命爲體量安撫使還遷鹽鐵副使未幾以天章閣待制出知鄧州河中與滕元發奏种諤薛向擅發諸路兵城綏州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爲內憂後如其言及諒祚死請捐前過聽其子襲爵著邊鄙守禦策言二敵賴歲幣甚厚渝平豈其所利必有以致之但得重將守邊不要功生事則善矣久之以給事中致仕年七十七而卒

范師道字貫之長洲人第進士爲撫州判官擢知廣德軍禁張王廟殺牛以祠改許州通判累遷都官員外郎吳育舉爲監察御史請罷內降推恩擇宰相久其任遷宗室賢者養宮中備諸貳皇祐中賈昌朝議置五輔郡號爲京師拱衛而宦宮欲謀廣從兵取京畿財賦贍之因以收事柄師道力陳非便罷之舊制四年貢舉上苦淹滯請引爲三年引例補外出知常州徙廣南

東路轉運使舊補攝官皆委吏胥無先後遠近之差師道始爲置籍次第遣補名爲鹽鐵判官改兩浙轉運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上䟽禮以制情義以奪愛近因宮人數多而出之此盛德事竊聞後宮周氏董氏誕育公主諸閹女御並爲才人不自中書出誥而掖庭御寶白劄遷拜甚多夫周董尚可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品秩既高古有定員唐制止七人祖宗朝宮闈給侍不過二三四居五品之列者無幾若使諸閹皆遷則不復更有員數矣外人不能詳知謂陛下寵幸太過恩澤不節夫婦人女子與小人之性同寵幸太過則瀆慢之心生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且用度太煩須索太廣一才人之俸月直中戶百家之賦歲時賜予不與焉進之不可不以其道也又東南大星隕有聲如雷䟽言漢晉天文志天狗所下爲破軍殺將伏尸流血甘

氏圖經天狗移大賊起今朝廷備邊防盜未見其至雖有將帥不老則愚士卒雖多勁勇者少小人思亂伺隙乃作必有包藏險心投隙而動者宜揀拔將帥練卒伍詔天下預爲備禦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奏王德用程戡不當領樞密官官石全彬閻士良不當升進出知福州尋以戶工二部郎中爲三司鹽鐵副使遷直龍圖閣知明州卒前後在言責厲風操有聞卽言仁宗晚年尤恭儉四方無事所言雖過每優容之

彭思永字季長廬陵人第進士歷知南海分寧二縣通判睦州值台州大水城敗人溺檄思永往攝治葬死厚生伐木助民不數月公私舍皆具築城高於前堅厚如之擢知湖州遷常州皇祐初入爲侍御史論內降弊政非盛世所當有未幾明堂覃恩有傳百姓皆進秩者時張堯佐覲執政王守忠求旄節命雖未

下思永皆先事而言帝怒中丞郭勸諫官吳奎爲之請乃解臺職以汎恩轉司封員外郎充湖北轉運使降下溪蠻彭仕義加直史館改益州路治成都府吏偷盜公錢付獄已三歲出入自如思永攝府事甫一日卽具獄民以楮券爲市藏衣帶中盜置刃於爪捷取之鮮敗者思永擒得一人案治之悉黥其黨隸兵間中使歲祠峨眉率留成都陪珍玩價值數百萬錢悉出於民思永脫其三之一使怒去然亦不能有所中傷也尋爲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勸民種麻桑更賦稅徙知江寧治平中召爲御史中丞濮王有稱親之議言事者爭之皆斥去思永更上疏極論曰濮王生陛下而仁宗以陛下爲嗣是仁宗爲皇考而濮王於屬爲伯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也陛下爲仁廟子曰考曰親乃仁廟也

若更施於濮王。是有二親矣。使主與諸父等。無有殊別。則於大孝之心。亦為難安。臣以為當尊為濮國大主。祭告之辭。則曰姪嗣皇帝。書名昭告於皇伯父。在王則極尊崇之道。而於仁廟亦無所嫌矣。此萬世之法也。疏入。英宗感其切至。垂欲施行。而中書持之甚力。卒不果。神宗即位。御史蔣之奇糾歐陽修陰事。倚思永為助。思永言。惟薄之私。非外人所知。但其首建濮議。違典禮。以犯眾怒。不宜更在政府。遂以專恣朋黨。劾之。有詔問語所從來。思永不對。乃出知黃州。改太平熙寧三年。以戶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一。生平仁厚。廉恕。兒時旦起就學。有金釵墮於門外。默坐以須。俄而物色者至。卽以付之。其人欲謝笑而不荅。始就舉。持數釧為資。客至出玩之。或墜其一於袖間。眾為求索。荅曰。數止此耳。已而客舉手揖釧墜於地。眾服其雅量。居母喪。鄉

人餽之一無所受。子衡亦孝謹。以父老棄官家居十餘年。族里稱之。

唐詢字彥猷。錢塘人。父肅字叔元。七歲能誦五經。錢俶聞其名而慕之。與孫何丁謂曹商游。從學者眾。第進士。調郿縣簿。徙秦州司理參軍。有商人寓逆旅。夜聞呼聲往視。乃同宿者殺人。亡去血沾其衣。捕吏執之。獄具。肅疑有寃。持之數日。果得殺人者。由是有名。雷有終辟觀察。推官。遷著作佐郎。歷知閬。喜。福。昌。二縣。通判陝州。召拜監察御史。歷遷工部郎中。知洪州。擢三司度支副使。奉使契丹。還。遷刑部郎。龍圖閣待制。卒。詢初蔭。將作監簿。天聖中。獻文賜及第。知長興縣。以太常博士知歸州。與賈昌朝親。嫌吳育薦為監察御史。喪母。服除。育方參政。故事當罷言職。昌朝欲留不得。以知廬州。比入見。中丞張方平奏留之。詢由

是怨育而附昌朝初育田制科進昌朝雅不喜詢希旨上奏欲罷制舉不得與進士同設若有災異非時舉擢如漢唐故事親策當世要務而罷祕閣之試意在抵排育也育駁奏漢舉賢良文學直言極諫之士非因災異唐制科亦不專於災異蓋災異之出或彌年所無或頻歲而有今禮部進士有定限因以制科隨之則事與特宜又從而更張之使遺材絕望非所以廣賢路也仁宗是育言詢不得逞乃撫育弟婦故駙馬李遵勗妹久寡不使更嫁欲因此附李氏自進議者鄙詢不固所守除工部員外郎直史館知湖州徙江西福建江東三路轉運使還判三司戶部磨勘司上言執政純取科名顯者修起居注非故事未幾帝特用詢知制誥又以曾公亮親嫌出知蘇州徙杭青二州進翰林侍讀學士遷右諫議大夫勾當三班院判太常寺進給事

中卒贈禮部侍郎有集三十卷好奇覲有覲錄三卷子珂以蔭得官熙寧初上書言秦二世制於趙高乃失之弱非失之彊凡今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安石薦使置對賜進士出身爲崇文院校書上薄其爲人除知錢塘安石欲留之令鄧綰薦爲監察御史復疑其輕脫將背已立名越故事祇除太子中允以本官同知諫院珂果怒安石易已連上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伺百官起居日扣陛自陳臣前所言皆大臣不法請爲陛下一一陳之珂搢笏展疏且目安石令近御坐以聽安石行遲遲珂訶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悚然而進珂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畧言其專作威福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等曲事無異厮僕曾布元絳薛向陳繹頤指氣使大類家

奴任張琬李定爲爪牙張商英爲鷹犬逆意者雖賢爲不肖附
已者雖不肖爲賢諸臣皆慚懼俛首未詆安石爲李林甫盧杞
上屢止之。垗慷慨自若略不退懾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
士相顧失色。閣門糾其贖亂朝儀貶湖州別駕鄧綰自劾繆舉
且申救之改監廣州軍資庫徙吉州酒稅卒
陳薦字彥升邢州沙河人登進士爲華陽尉有盜殺人并母而
不獲縣欲文致二人以道責薦不可曰焉有誣人以自貴者已
而獲盜從韓琦定州河東幕府薦性本彊簡澹琦深知之每語
人曰廉於進勇於退嫌疑間毫髮不處與人交久而不變如彥
升者無幾也薦爲祕閣校理判登聞檢院知太常禮院英宗出
閣選爲記室參軍直集賢院神宗爲皇太子加右諭德卽位拜
天章閣待制知制誥轉知諫院論薛向輕躁寡謙取橫山之功

不成乞以漢王恢之罪罪之曾公亮因御史楊繪言已過欲杜
其口改遷侍讀薦奏使其所言是宜責宰相不當以官縻之疏
入不報改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會河決棗彊朝議役
丁夫八萬於恩冀深瀛之間築堤三百六十里期一月就功薦
言民力方困假以歲月民工兩便詔從之還判吏部流內銓并
太常寺議學校貢舉法請會三年貢士數均之諸路計察孝廉
如漢制權御史臺言李定匿服罷臺事又議典禮不合出知蔡
州召爲寶文閣學士兼侍讀進資政殿學士屢求退提舉崇福
宮卒年六十九贈光祿大夫其子厚御史臺主簿
楊繪字元素綿竹人少奇警讀書五行俱下爲文立就名聞西
州登上第通判荆南以集賢校理爲開封推官遇事迎刃而解
日未午率沛然仁宗愛其才欲超寘侍從執政以年少不用母

老請知眉州徙興元府在郡獄無繫囚值庫失緘視盜跡不類人卽呼戲沐猴者一訊具伏人服其明神宗立召修起居注知制誥擢知諫院適遣內侍王中正李舜舉等使陝西上言陛下新卽位天下拭目以觀初政館閣臺省之士不爲少何藉一二中人而遣之乎不報執政以向傳範久領郡有聲使安撫京東兼守鄆州繪言其外戚匪宜又論曾公亮持國名器視如已物向與曾鞏同官越州占民田爲郡守所繩鞏深庇之今用鞏爲史官私也帝爲寢之改兼侍讀固辭召中丞滕甫諭意稱繪抗跡孤遠立朝寡援不畏彊禦知無不爲朕一見許其忠蓋擢寘言職信亦篤矣今日之除姑令少避爾繪曰爲臣不得其言則去經筵非姑息之地卒不拜未闕月復知諫院拜御史中丞言安石用事賢士多謝去老成舊臣不可不惜若范鎮富弼司馬

光皆未及七十而相繼引退陛下可不思其故乎時用經術取士獨不及春秋繪請令學者以三傳講解及免役法行逐戶科率多者至三百千繪陳其難行有五詔分析繪固執前議罷爲侍讀學士知亳州歷應天杭州再爲翰林學士朝議欲加孔子帝號以爲非禮又言不宜用慶曆改置閭悉從之常薦屬吏王永年御史蔡承禧言其私通饋賂貶荆南節度副使數月分司南京改提舉太平觀起知興國軍元祐初復天章閣待制再知杭州卒年六十二有文集八十卷生平表裏洞達一出於誠范祖禹深重之爲吏強敏多主愛利而受性踈曠訖以是廢龔鼎臣字輔之鄆州須城人武陵令誘衷之子幼孤自立登景祐進士爲平陰縣簿疏泄瀦水得良田數千頃調孟州司法參軍轉泰寧軍掌書記會有讒石介不死鼎臣願以闔門證之杜

行出奏藁示曰吾已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如是未可量也舉爲著作佐郎知萊蕪縣徙知濠陽改祕書丞母憂服除知安丘名試祕閣轉太常博士賜五品服知渠州渠故僻陋無學者鼎臣爲請于朝建廟學選邑子爲諸生日與講說立課肄法州人始有登科者旣去繪像事之名入編校史館書籍擢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請罷錫春宴爲去冬大旱非君臣同樂之時又日當食陰雲不見爲異益大願精思力行進賢遠佞以荅天誠論都知鄧保信罪狀不應出入禁中蘇安靜年未五十不應超押班妃嬪贈三代僭后禮董淑妃不應賜諡凡大禮赦請準太平興國詔書前期下禁約後有犯不原以杜指赦爲姦者朝廷多徇開封三司於法外斷獄願先付中書審畫悉從其請著爲令尋兼管勾國子監判登聞檢院詳定寬恤民力奏議湖南灾爲體量

安撫使蠲逋振貸全活甚衆拜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賜三品服轉吏禮二部郎中論宗室宜歲試補外官請汰濫官冗兵蕃財用禁奢靡連劾薛向姦暴鬻鹽市馬罔上取寵英宗登極屢乞延訪臣下親決國事勸皇太后早還政及捲簾而御璽未復又極論之又言昭陵遺訓從儉景靈神御殿不宜增修以彰先帝恭德改集賢殿修撰知應天江寧二府名還判太常禮儀事神宗卽位判吏部流內銓選人得官侍班謝辭率皆留滯鼎臣奏易爲門謝人甚便之明堂議侑帝鼎臣奏嚴父莫大於配天未聞以祖乃奉英宗配王安石欲坐講下禮官議以爲不可安石不悅求補外知兗州時諸道方田使者希功賞槩取稅虛額及嘗所蠲者加舊籍以病民鼎臣一無所增按籍差次列爲十等充人德之尋以吏部郎提舉西京崇福宮復起判太

常寺留守南京陛辭上顧語移晷喜曰人言卿老不任事精明乃爾行且用卿矣適河決曹村流殍滿野爲勞來振拊歸者不可勝計未幾拜諫議大夫京東路安撫使知青州改大中大夫請老提舉亳州太清宮以正議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七在言路累歲濶畧細故至大事無所顧忌然其言優游和平不爲峻激使人主易聽退亦未嘗語人故其事多施行

韓贄字獻臣齊州長山人起家進士至殿中待御史坐微累黜監江州稅除知睦州復爲待御史荆湖災持節安撫奏除馬氏計丁輸米舊弊改知諫院舉劾無所避以天章閣待制歷知滄瀛二州遷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河決商胡而北議者欲復之計工數百萬贄言北流旣安驟更之未必能成功不若開魏金隄使分注故道支爲兩河可紓水患遣使相視如其策

纔役三千人幾月而畢入判都水監權開封尹政簡而治出知河南建永厚陵費省而不擾神宗稱之還知審刑院糾察在京刑獄知徐州以吏部侍郎致仕贄自奉至約所得祿賜買田贍族黨賴以活者百數退休十五年謝絕人事讀書賦詩自娛年八十五卒

李兌字子西臨潁人登進士歷屯田員外郎殿中侍御史按齊州叛卒獄成有欲夜篡囚者兌以便宜斬之人服其略改同知諫院太常新樂成王拱辰謂十二鍾磬一以黃鍾爲律與古異胡瑗及阮逸亦言聲不能諧詔近臣集議久而不決兌言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詎容輕議願參新舊但取諧和近雅者合而用之進侍御史知雜事擢知諫院時轉運使制祿與郡守異有用彈劾奪罷及老疾請郡者一切仍奉兌言非所以勸

沮乃詔悉依所居官資在言職十年凡所論諫不自表襮故鮮
傳世以天章閣待制出知杭州帝書安民二字賜之尋徙越州
加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以清節稱還知河陽帝又寵以詩徙
鄧州政尚簡嚴有富人榜僕死係頸投井中爲解允駁云旣赴
井無自縊理訊果服罪入朝得對便殿力丐退英宗愛其老命
無拜然尚精明以爲集賢學士判西京御史臺積官尚書右丞
工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六諡曰莊從弟先字淵宗登進士
爲虔州觀州推官攝吉州永新令兩州俗尚訟先爲辨枉直皆
得其平歷知信撫楚三州南安軍利梓江東淮南轉運使壽春
民陳氏施僧田其後貧往丐食僧逐之取園中笋執以爲盜先
詰其由奪田半還之所至治民如家人積官至祕書監致仕事
兄允彌篤後以子庭玉敘封得大中大夫卒年八十三庭玉年

六十卽棄官歸養人賢其家法

賈黯字直儒鄧州穰人進士第一除將作監丞通判襄州還爲
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遷左正言自以遭遇備員諫職果於言事
凡旨從中出不由臣下彈奏皆論之杜樞駁張彥方獄忤執政
意以他罪絀樞黯言其無罪不可以貴近陰肆讒毀害及善良
時討儂智高命余靖楊畋廣南東西皆許便宜行事黯言臨事
指縱不一則下將無所適從若靖專制西路賊設東嚮又非所
統無以使衆請并付靖經制兩路從之皇祐四年同修起居注
遷左司諫宰相劉沆請中外薦舉陳乞一切用例以詔命從事
論者以爲非使黯奏罷之會靈觀災言天意所欲廢當罷營繕
赦守衛以示儆懼修省之意仁宗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訪問
政體黯言修注官不宜先出請并召侍許之擢知制誥詆直龍

圖閣錢延年不才不宜擢天章閣待制封還詞目命遂寢劾益
州推官桑澤父死赴調京師桑澤廢棄終身福州推官劉抃挾
數術言人禍福黯奏罷之詔以爲靈臺郎時詔兩制兩省官惟
公事許至中書密院見執政黯言朝廷無故疑問羣臣自爲疎
薄因舉先朝謝泌駁王禹偁故事追寢前詔尋出知許州徙襄
州迎父之官有故人在部中父遣卒致問黯答卒父恚還里及
疾亟黯遽歸省御史劾其擅離絀知郢州父喪服除爲翰林學
士請寬唐介等坐言陳升之不當柄用補外知審官院官吏有
以祖父嫌名請授他官者黯舉雍熙中詔書惟三省御史臺文
班四品以上許用式奏改餘不在此制累遷左司郎中權知開
封嚴獄吏謹視罪囚歲計庾死多少而賞罰之吏額七百須有
闕乃補然所斷治或出已見人不以爲允中丞王疇與其屬陳

經等皆言黯剛愎自任赦書下府罪應釋者反重刑之罷提舉
在京諸司庫務英宗遷中書舍人預參仁宗實錄時皇子並除
檢校太傅黯言三師天子之所師法子爲父師於義不可蓋前
代因循弗思之過下中書議謂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者國
朝以三師三公皆虛名故因而授之宜正其失詔可遷給事中
權御史中丞呂誨嘗彈黯黯反薦誨方正謹厚一時公言非有
嫌怨願與共事帝初卽位大臣未嘗被問數召王廣淵周孟陽
入對黯言俊又滿朝請如祖宗故事名侍從館閣之臣以備顧
問不可獨親藩邸舊人示天下不廣帝謂黯朕欲用人少可任
者對曰天下未嘗乏材顧所用如何爾退而上五事一知人之
明二養育以漸三材不求備四以類薦舉五擇取自代會大雨
水疏言簡宗室逆天時則水不潤下有侵執政意不報以病求

出爲侍讀學士知陳州卒年四十四贈禮部侍郎黯修潔自喜
繼母史氏生母陳氏並迎事之安意乃止在朝數言事人稱其
介直然性卞急數爲言者所詆
滕元發字達道東陽人初名甫以字行母夢虎行月中墮其室
而生性豪雋慷慨不拘小節九歲能詩范仲淹奇之及第授大
理評事通判湖州孫沔亦奇之曰後當爲將授以治劇守邊之
略名試集賢校理開封推官轉鹽鐵判官同修起居注英宗書
其名未及用神宗立得召對言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
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上因問何謂朋黨對曰君子無黨惟小
人則有之辟之草木。綢繆相附。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
雖中主可以濟。如有之。雖上聖亦危殆。上以爲名言。進知制誥
權知諫院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上知

其誠事無巨細人無親疎皆以問之隨事解答不少嫌隱王臨
論韓琦不抑班元發言琦固行罪然以爲跋扈則欺天陷人矣
拜御史中丞時中書樞密制邊事多不合中書賞戰功而樞密
降約束樞密詰修堡而中書降褒詔元發奏論戰守大事而異
同如是願救二府必同而後下言曾公亮子不當判鼓院上謂
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對曰人有訴宰相使其子達之可乎
上悟罷之京師郡國地震疏指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知秦州
上留不遣因命安撫河北瘞死食饑除田相修隄障察貪殘督
盜賊北道遂安館伴契丹使楊典公開懷與語感動別去除翰
林學士知開封追論繼遷死時夏已不振當時大臣不能建立
豪傑乃以全地付之稚子今秉常被廢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
下請擇賢將假以經略重權可不勞而定上奇其策安石以爲

患因事出知郟州徙定州上言新法之害臣始以意度其不可
今乃親見之歲早求言元發言乞下手詔悉罷熙寧三年以來
所行有不便者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不聽歷青州補完富弼
所置馬步軍九指揮其後朝廷屢發諸路兵或喪失不還惟青
州兵獨全移應天府齊鄧二州會婦黨李逢爲逆因以擠之流
落十載或恐有後命元發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
何憂哉上章自訟帝覽之惻然改知湖州哲宗立徙蘇揚二府
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郟州民有爭田不決者入爲學由訟遂
絕淮南京東饑慮流民且至將蒸爲糲先度城外廢營地名諭
富室庇以席屋所全活五萬徙真定太原治邊凜然威行西北
號稱名帥河東十二將其八以備西邊分半番休或言防秋已
近荅曰夏若併兵雖八將不敵若其不來四將足矣邊果無警

會賜夏人葭蘆四砦元發謂取城易棄城難命部將領兵護塞
先畫境而後棄夏不敢近得砦之後又欲以綏德城爲界畫境
出二十里外元發九上章乎不可以老求爲龍圖閣學士復知
揚州卒年七十一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諡章敏

劉述字孝叔湖州人舉進士爲御史臺主簿知溫耀真三州提
點江西刑獄累都官兵部二員外郎知審官院胡宿言其沉靜
有守歷刑吏二部郎中荆湖南北京西兩路轉運使神宗召爲
侍御史知雜事嘗言去奢當自後宮始高居簡宜黜張方平不
當參大政王拱辰不當除宣徽皆不報又將論中丞滕甫甫聞
先請對甫退述乃擿其隱慝帝曰甫遇事輒爭裨益甚多但外
人不知耳甫談卿美不輟口可勿言之會舉御史宰相因安石
參政謁告不出專委中丞述言衆議僉任不容有偏私隱蔽之

忠若專委中丞則愛憎出於一已且弼與公亮咸在臺官不關何至如此願收還前旨弗聽兼判刑部封還安石議謀殺誥敕執奏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推官王克臣劾述罪述率同列劉琦錢顛孫昌齡丁諷王師元共疏安石執政以來未踰數月中外人情騷然胥動專肆智臆剛狠自任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守勿失乃欲事事更張廢而不用無忌憚之心任一偏之見願早罷逐以爲大臣垂戾者之戒曾公亮位居丞弼不能竭忠許國反行畏避陰結黨援亦宜斥免趙抃括囊拱手但務依違大臣事君豈當如是疏上安石大怒與六人同罷議貶述通判帝不許以述知江州提舉崇禧觀卒年七十二紹興初贈祕閣修撰

劉琦字公玉宣城人博學廣覽立志峻潔以都官員外郎通判歙州召爲侍御史浙西開漕渠使者張大其事冒功遷官

言者論其非詔琦就劾官吏人人惴恐琦但按首謀二人而已至是貶監處州鹽務司馬光上疏臣聞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古今通議人臣大節也彼謀殺已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朝廷旣違衆議而行之又以守官之臣而罪之臣恐失天下之心也夫任鷹鷂者求其鷙也鷙而烹之將安用哉不報終於通判鄧州年六十一

錢顛字安道無錫人初爲寧海軍節度推官守孫沔爲治威嚴屬吏奔走聽命顛當官而行無所回撓事有不可必固爭之沔獨見奇重知顛與烏程二縣以治行聞治平末以金部員外郎爲殿中侍御史裏行奏許遵所見迂執不可以當大理刑法之任安石怒之顛將出臺於衆中責孫昌齡曰平日士大夫未嘗知君名徒以昔官金陵媚事安石薦君得爲御史亦當少思報國奈

何專欲附會求美官顯今當遠竄君自謂得策耶卽拂衣上馬
 去廷監衢州鹽務徙秀州家貧母老至丐貸親舊以給朝脯而
 怡然無謫官之色蘇軾遺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因目
 爲鐵肝御史卒年五十五

弘簡錄卷一百四十四

終

